

德国社会民主党 与世界大战

保尔·連施著

英 涯 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出版者說明

保尔·連施（一八七三——一九二六），原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国会議員，担任过左翼机关报《萊比錫人民报》的主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連施虽然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一起，在議會党团會議上采取过反对批准軍事撥款案的行动。然而只不过过了几个月，他就公开地投向了帝国主义，成为德国帝国主义进行掠夺战争的狂热支持者。战后，他更加彻底地投靠了资产阶级，担任德国大財团机关报《德意志总汇报》的主編。一九二二年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

連施的这本小册子写成于一九一五年。书中竭力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徑辯护，露骨地宣揚社会沙文主义的观点，列宁称它是“奴才沙文主义者濫調的典型”^①。并且指出，連施“在維護沙文主义方面要比庫諾、考茨基和普列汉諾夫这些伪君子表現得更直率、更露骨、更真誠”^②。

連施在这本小册子里，首先通过歪曲大战的性质来为德国帝国主义开脫战争罪責。他认为，說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没有充分說明这次战争的性质”。虽然“大战的原动力是資本主义的扩张傾向”，但是“对于德国來說，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很快就消失了”，“已經由資本主义的向外扩张問題变成了民族生存的問題”。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九卷第 359 頁。

② 同上第二十一卷第 190 頁。

不仅如此，連施还居然认为，德国进行战争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垄断地位，而“英国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主”，因此，“打倒英国的工业垄断和世界霸权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根本前提”，“意味着伟大的历史性进步”。在这一场战争中，“国际社会主义的一般利益和德国工人运动的特殊利益”都“站在德国这一边”。連施甚至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同德国帝国主义战争胜败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宣称什么“德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与故乡，……各国的社会主义文献都永远不可磨灭地带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德国戳记”，德国如果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失败，那就会使“整个国际社会主义遭到最可怕的灾难，无产阶级自由运动的精锐部队可能消灭，从而使各国工人的解放斗争遭到瘫痪性的打击”，“国际解放斗争会倒退几十年”。相反，要是德国帝国主义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际中的胜利”。

連施口口声声叫嚷要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他所說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在战争期间采取了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即通过规定最高价格，要求国家行政管理机关调节生产与消费，统计库存货物和强制出售等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势力的自由活动”，所有这一切，目的都在于“用一种经济生活的组织，而且是一种有利于整体利益的组织来急速地代替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連施认为，“这种组织除了在原则上叫做社会主义之外”，不能再叫做别的什么东西。“战争的结果又必然会要求实行大型生产资料（例如电力和煤炭工业）的国有化”。他由此得出结论說，“战争将大大地推进社会的社会主义化”。实际上，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指出的，連施之流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这种东西，无非“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

潤得到軍事保护”。^①

連施还进而为德国統治階級出謀划策，呼吁德国帝国主义政府采取欺騙的政策，把社会沙文主义政策“大肆宣传一番”，借以“提高国内状况在国外的声誉”，不要再象过去那样“忽視国外輿論”，并且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再象过去那样批評本国政府。为了使德国帝国主义扩大势力范围，連施还竭力宣揚大德意志的濫調，搬用奥地利修正主义者鲍威尔的“民族就是文化共同体”这一謬論作为自己立論的根据，用所謂“文化共同体”来掩飾民族內部的階級对抗，鼓吹剝削者与被剝削者的“統一”与“和諧一致”。此外，他还主张在大战结束后，“以德国为中心結成联盟的中欧”，“扩展成一个中欧国家同盟”，說这个同盟一旦建立，“無論就民主、世界和平、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意义来讲，都是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因为“通过这场战争，进步最大的民族”正是“过去一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者的那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德国民主派的潜在力量”由于战争的消失而“获得解放”。宣称有了德意志民族这一伟大力量和中欧国家同盟的建立，“世界政治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

本书据柏林前进出版社一九一五年德文版譯出。原文书的頁碼排印在譯本頁边的空白处，以便讀者查核原文。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 347 頁。

一、导 言

5

我們身临其境的這場世界大戰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意外事件。因為大多數的人都目睹大戰的來臨，尤其在社會民主黨方面，曾經預言它是帝國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倍倍爾同志在一九一一年耶那黨代表大會上致歡迎詞時說過這樣一番話：“裁軍及與此有關的問題，今後將不再使我們彼此分離。這個問題已經消除了。今後，對於資產階級的歐洲來說，它的口號不是裁軍，而是擴充陸海軍備。今後我們才真正趨向這樣一種勢態，我確信這種勢態的結局只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而且也必然是一場巨大的災難。”（會場活躍）倍倍爾自己不會再親歷這場災難了，大戰爆發前一年，他永遠離開了我們。

整整十年來，我們接連不斷地遭到了一連串空前未有的巨大動亂和變革，遭到了戰爭和革命。從一九〇四年二月日本炮轟旅順口起，什麼我們沒有經歷過呢？在東亞戰爭^①以後，接着發生了俄國革命、土耳其革命、的黎波里戰爭、中國革命、使歐洲初次瀕臨世界大戰爆發的摩洛哥危機、以塞奧為吞并波斯尼亞而起的衝突和隨之而產生的一場奧俄戰爭的危險作為其前奏的兩次巴爾干戰爭^②。試問世界歷史在什麼時候向我們展示過如此繁多的革命和

① 指日俄戰爭。——譯者注

② 作者在這裡所引的戰爭和革命是指：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一九〇八年土耳其革命；一九一一年九月到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的土耳其和意大利為爭奪北非殖民地的黎波里而進行的戰爭；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摩洛哥危機第一次發生在一九〇五年二月，第二次發生在一九一一年，巴爾干戰爭第一次發生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到一九一三年五月，第二次發生在一九一三年六月到八月間。——譯者注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呢？而且这并不是一些小规模的战争，例如被英国资产阶级看成是自己的世界霸权正常现象的那种 little wars（小规模战争），而是一些规模巨大的战争与革命，它们发生的地点，特别是东方，数十年来被视为头等的危机发源地。这些历时十年之久的战争还只是我们现在经历着的事情的序幕。由此已可预料到现在有待决定的决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事情。像为了要说明这实实在在不过是一场没有进行过最后决战的序幕，所有在序幕里登过台的那些列强现在又重新粉墨登场了。它们中间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参战，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和巴尔干诸国中余下尚守中立的国家都可能接着参战。但是，它们的领土仅仅是一些次要的战场。决定胜负是在世界列强相互冲突的地方，即中欧和德意志帝国的西部及东部。

要在这样一种变革过程中——因为这是我们经历着的一次革命——认清方向，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许比对任何大国的社会民主党还要困难。它从未亲临过大规模的冲突。七十年代的战争①爆发时，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处于最微弱的发展初级阶段，群众生活还没有在这些组织里活跃起来。从那时到现在，党几乎只能完全限制在国内政策方面，而且也不得不如此。劳动保护，社会政策，保险立法，选举改革，关税和捐税问题，军备政策，争取有保障的集会结社权利的斗争，所有这一切基本上都是斗争所环绕的目标。在这些斗争中，德国工人阶级总是把德国政府看成是它的敌人，对它在各方面的活动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没有一个代议制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曾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如此尖锐与毫不留情地公开指控政府，如此公开地揭发军事、行政和总的内政等各方面的弊病。在外国，特别是在英国，工人代表在议会里的态度远远没有这

① 指一八七〇年巴黎公社前夕发生的普法战争。——译者注

样坚决。从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方面建树了卓越的功勋，而它成为国际中一支最强大的队伍，这一点也就并非出于偶然。无论如何，德国工人阶级习惯于把本国政府看成是它的真正的敌人。这个敌人，在内政方面是错误的，同样在对外政策方面毫无疑问也必定是错误的。在德国政府面前，外国，特别是英国，一再被当作光辉的榜样提出来。但是，凡是读过德国工人刊物上有关英国政策的某些文章的人，都不得不相信，统治英国的不是一个资本家集团，而是一个执行十诫以及新旧约中其他道德法规的委员会。一般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却是德国历史的真正产物。在由过去时代的不幸深渊缓慢地向上发展的过程中，那些最优秀的德国人以羡慕和憧憬的心情所瞩目的正是外国，当然特别是西方。在西方的那些文化比较悠久而民主又比较发达的国度里，似乎已经存在一种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正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因而到处被美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老李卜克内西是个标准实例。他曾长期居留国外，他是外国文明、特别是英国文明的热忱的崇拜者，在德国政策方面，他从未完全摆脱过某种南德的分立主义和对普鲁士人的仇恨。这种屡见不鲜的、无批判地对外国状况的美化，不仅使得外国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反对内政弊病或反对对外掠夺政策的斗争增添困难，而且也促使在德国工人阶级里造成一种对外国的错误的想像。例如英国资产阶级的世界霸权，大家都知道它是建筑在英国海上霸权的基础上的，却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说成是对英国“必不可少的”！

“如果德国和法国不打算推行海外掠夺政策，那末对于它们是完全多余的东西，对于英国却是必不可少的。”卡尔·考茨基还在布尔战争^①时期就这样说过。“在从前英国自己生产粮食和原料

^① 即英布战争，一八九九年英国对布尔人殖民地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武装侵略。——译者注

的期間，它的島嶼地位是它的最良好的屏障，自從海上交通的每一個重大的限制都使英國遭受飢荒威脅以來，島嶼地位倒成了它致命的危害。德國在這方面卻比英國有利得多。德國的糧食需要比英國少的多，而且比利時和荷蘭的中立港供它使用，作它的海上交通的媒介。但是它也可以從俄國和奧地利經由陸路購買到它需要的全部糧食。如果德國的糧食輸入受到嚴重的威脅，那末德國一定會同英國以及所有的鄰國同時交戰。但是這樣一種假定只是一種幻想而已。與此相反，英國卻依賴大量的糧食輸入，而這種輸入只有經過海路才有可能。因此，為了自己的生存利益，英國必然會考慮到炫耀一支能與任何敵人相匹敵的艦隊，即使它並不需要去保護任何一個殖民地國家。”

此外，這種論證也同在黨內幾乎普遍存在的觀點是相吻合的，這種觀點的危險性在進行大戰的今天已經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儘管有所謂的“中立”港的存在，英國將使所謂“中立”港本身與海上的交通隔絕，從而完全斷絕德國的海上交通。由於德國今天同樣“依賴大量的糧食輸入，而且只有經過海運才能得到”，因此上述的論證的結論就是顯而易見和不可避免的。這樣一個嚴峻的例子說明：如果我們對外國資產階級的要求和政策的批判較之對本國政府和本國的政策批判有任何微小的忽視，那末事情將會發展到何等地步。

我們必須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闡明的這種對外國批評的軟弱無力，它的根源恰好在於黨的極其強大，在於它那種沒有在任何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內得到如此強烈發展的特性，即它的國際性。樂於承認外國的長處，這是德意志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德國社會民主黨也許沒有一處恰好像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如此具有民族風尚。這並不是德意志民族本性的弱點，而是德意志民族本性的長處。德國科學、德國工業和德國教育事業的成就，無疑大半都應歸功於這

种民族特性。因此，在理論和实践方面，国际主义思想都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且德国党上述的軟弱无力只是它的德性上的一种缺陷和美中不足之处。如同磁铁棒里面的两极，这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同时彼此制約。由于有这种立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为止的历史生存条件中的軟弱性，使我們在目前經歷着的巨大变革过程中难于寻到正确的方向。因此，努力认清方向和寻求下列問題的答案就显得更加必要了：这次世界大战在朝着什么方向和以怎样的程度导致損害德国无产阶级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呢？德国社会民主党能不能在战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沒有发生一样，在它八月四日擱下工作的地方又繼續开展工作呢？或者，由于它彻底瓦解而不得不改变它的性质，作为純粹工会党派而苟且求存呢？抑或就不会相反，这次世界大战将一举扫除迄今一直阻碍社会主义胜利进軍的、而在和平时期也許需要几十年才能清除的許多障碍呢？

二、近十五年来列強奉行的 帝国主义政策

这次大战所涉及的問題何在？毫無疑問，它是一場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由后文可知，这种說法並沒有充分說明这次战争的性质。但是首先說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論点，无疑是正确的。

那末，这次战争的客观原因在哪里呢？

这里应首先考虑的是同个人的功过无关的那些基本事实。德意志帝国在經濟方面的异常发展，以及它的人口、貿易、工厂、无产阶级、百万富翁、軍隊、船舶等方面的增加，这些要素应当成为观察任何問題的出发点。帝国建立之后二十年，它在国际政治方面的进展却还是十分微不足道，以致花极高的代价才能使英国把赫耳

果兰島割让給它。又过后二十年，两国直接瀕临一場战争。四年后战争便爆发了。德意志帝国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国外寻找新的活动场所，这样就必然会触犯英国的利益。德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主要集中在东方，它建筑巴格达铁路是别有用心的。虽然这项铁路工程本身是一项经济实施，但却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后果。它意味着土耳其帝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加强。只有利用铁路交通，才能统治这个帝国，才能制止来势凶猛的边境的分崩离析。这一点恰好同英国的利益，但首先同俄国的利益相冲突。俄国是土耳其的旧敌，它渴望得到君士坦丁堡的遗产，所以自不能安然袖手旁观这个“病夫”恢复元气。英国是俄国在东方的宿敌，在柏林会议上它拼命维护土耳其，在柏林会议以后它大大地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它有步骤地先把埃及逼得淪于破产，然后占领了这个不幸的国家。埃及是通往印度的孔道，为了不使那块英国剝削下的最富饶的領地遭受任何威胁，或者不如說为了进一步确保它的占领，伦敦策划把整个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南部地区以及土耳其的絕大部分置于英国的“势力影响”之下。它已經从印度开始进行准备。俾路支和卡非尔久被吞灭而并入了英帝国的版图。阿富汗已經成为中介俄国和英国的无患的緩冲国。英国要着手伙同俄国瓜分波斯，俄国将得到北部地区，英国将得到南部沿海区，余下的地区由阿富汗当局接管，以发挥其隔离两大猛兽的柵栏作用。这以后就可以接着瓜分土耳其，然而英国资产阶级却必須得到列强对此的同意。当时俄国显得很强大，所以它不会充当英国利益的单纯工具。此外，它在东方追求着自己的利益，若不把君士坦丁堡轉让給俄国，它是不願清算土耳其的。而英国又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是伦敦深知对策。东亚战争正在此时开始了，这场战争大大的削弱了俄国，而日本当然只是作为英国同盟者才得以进行这场战争。一九〇七年，俄国弄得精疲力尽，屈从了英国的东方網

領。在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英俄条約中，俄国承认了这个綱領。

法国是比較容易对付的。英国資產階級保证法国資產階級对摩洛哥的統治并且保证它暢行无阻地进行剝削。为此法国就公开放弃它对埃及的仅系傳聞的权利。实际上法国为摩洛哥付出的代价是承认英国的东方政策。这是一九〇四年的事。

这次瓜分世界，根本沒有征詢德国的意見。德国政府抗議法英关于摩洛哥协定，与其說是为了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貿易方面微不足道的物质利益，不如說是对这种侮辱性的蔑視表示抗議。德皇訪問丹吉尔^①以及德国政策迫使把法英阿尔格西拉斯协定重新提交一次国际會議討論，这就是德国所达成的一切。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地位却原封未动。

可是德国資產階級对英国的东方綱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无需贅述，德国資本主义在土耳其的利益不仅同英国世界霸权的 11 要求，而且同沙皇俄国的要求都是势不两立的。德国的資本利益要求重新加强土耳其，而英国和俄国的資本利益却要求瓜分土耳其。伦敦希望不通过战争，而仅仅通过强大联盟的威懾就能迫使德国資本主义屈服。一九〇六年英国开始建造无畏舰。它想以此进一步造成英国的海上优势。鉴于財政上的原因，人們认为德国在任何时候也不会采用无畏舰型的。一九〇八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英俄在里瓦举行的亲善会晤^②宣告英国現在着手执行它的土耳其行动綱領了。紧接其后还将举行法俄亲善会晤。欧洲面临战争与否的抉择。这时却完全出乎意外地爆发了土耳其革命，它完

① 丹吉尔是摩洛哥的港市，位于非洲西北角从大西洋进入直布罗陀海峡的入口处。一九〇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德皇威廉二世示威性地在丹吉尔登陆，并在那里发表特别是反对法国的挑战性演說。——譯者注

② 里瓦即塔林，爱沙尼亚的首都。一九〇八年六月七日英王爱德华在此訪問俄皇，这次会晤使英俄关系更加接近。——譯者注

全改变了形势，也推延了英国计划的执行。土耳其青年党最初是英国的狂热朋友。伦敦一度打算利用这一点，以便使土耳其脱离德意志帝国，但是这终究还是枉费心机。土耳其的切身利益同德国资本主义的利益结合得太密切了。同年十月间，奥地利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泽哥维那。这就在毗邻的塞尔维亚引起大骚动，因为人们把它看成是对大塞尔维亚计划的一个致命打击。当时俄国还完全没有力量去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在东亚和反对革命的斗争中所遭受的创伤远远还没有痊愈。此外，德意志帝国在彼得堡透露，一旦因塞尔维亚骚动而爆发一场奥俄战争，它将站在奥匈帝国一边。俄国满怀对德意志帝国的愤怒而退却了。

其间法国多次违反阿尔格西拉斯协定，窃占了摩洛哥。直到它向非斯进军^①，粗暴地撕毁了协定，德意志帝国才得到干涉的可能性。它派“豹子号”^②到阿格底尔达港去，并以此开始推行一种使战争一触即发的政策。当时德意志帝国还不能要求战争，因为备战方面漏洞太大了。无畏舰队刚刚开始建立，赫尔果兰岛还没有扩建，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正在根据无畏舰型的需要进行改建。冯·基德尔伦-韦希特尔^③先生所以仍要开始一场如此危险的赌博，那只是因为他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俄国尚未作好战争准备。当时我在日报上不得不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认为，他决不会认真想吞并一块摩洛哥土地。现在大概谁也不会再相信这一点了。德国政策追求的不是一块摩洛哥土地，而是中央非洲。那里，德国殖民政策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中非帝国。因此在摩洛哥协定里要求法国把刚果角，以及它对比属刚果的先买权交出来。当

① 一九一一年春，摩洛哥首都非斯近郊发生事变，法国借口恢复秩序和保护法侨，于五月中派兵占领了非斯。——译者注

② 德国的炮舰。——译者注

③ 冯·基德尔伦-韦希特尔，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任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他奉行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加剧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译者注

然，这絲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基德尔伦的政策使和平遭到极其巨大的危险。至今他对全德报界編輯們的态度仍然是不开明的。显然，他打算依照俾斯麦的榜样和言論，放出整群“恶犬”，对法国的公众輿論施加强大的压力。这一点他或許已經办到了，但是他却不能把放出去的恶犬重新拴牢。众所周知，今天还有某些政治活动家把“放弃”摩洛哥和取得“嗜眠病边缘地区”看成是去世的国务秘书的严重錯誤。

在德法爭执的时候，德英的矛盾也上升到一个危险的頂点。但是促使德英接近的那些因素已經开始发挥作用。首先，建造无畏舰一事表明是英国海軍领导可能做到的最愚蠢的举动。无畏舰的建造大大地贬低了以往船舰的价值，从而使英国舰队的敌手，首先是使德意志帝国在舰队实力对比方面比英国舰队更加有利。过去，德英舰队之間的比例大約是十比二十二。如今，几乎只以无畏舰計算，所以德英舰队对比便成为十比十六。英国当时是唯一拥有无畏舰的国家，并且勾結俄法准备瓜分土耳其，以此来使德意志帝国主义遭受一次莫大的侮辱和一个直接的致命打击。就在这个时候，一件对英国資產阶级不幸的偶然事件使土耳其爆发了革命，从而推迟了英国計劃。随着岁月的逝去，德国无畏舰队不断地增长，德英海軍之間的差距也日益縮短。英国設想，德意志帝国要建立无 19
畏舰队就必须改建包括造船厂、北海波罗的海运河、船塢等在內的各项工程，它要担負这样浩大的費用显得太穷了。这种設想事实证明是錯誤的。英国自己不得不支出不断剧增的舰队經費，其中包括刻不容緩的工人保險巨額經費。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英国資產阶级的代理人突然异想天开，建議限制海軍軍备。这样的建議出自他們之口，特别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不言而喻只能意味着他們企图阻撓其它海上列强去利用英国的缺点，同时正是要求那些脖子上套着絞索、年复一年越来越强烈地要掙脫絞索的国家遙无

止期地心甘情願地承认英国的世界霸权。德国政府自始就采取断然拒絕的态度，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否明智，当然是另一个問題。可是这样一种做法只会緩和英国政府在議會中的处境，現在英国政府便能够把德意志帝国說成是凶暴的舰队駕駛者，而把独霸海洋和独霸世界的英帝国主义說成是无辜的受害国。

除了这些要素以外，还有若干和緩英德冲突紧急危险的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德国航空事业的优势；新任首相的人格，人們不相信他会蓄意危害英国的利益，他的政策显然是致力于改善德英的关系；但是首先是巴尔干事态的发展，建立了一个两国資产阶级彼此接近的地区。在巴尔干，俄国的野心使英国感到麻煩。英国放弃了它反对建筑巴格达铁道的异議。可是，尽管这一切，大战却在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了，当时，正如保尔·罗尔巴哈在《更伟大的德国》一书中所透露，德英关于在东方和北非建立分界区的条約业已拟就并且签了字，只待就条約的公布进行談判了。在这些条約里，英国大大地迎合了德国資本主义的要求。尽管德英有所接近，而战争还是爆发了，其原因在于俄国。

俄国的政策在东亚遭到失敗以后，它的重心又轉移到近东。一九〇九年春，俄国在塞奥因吞并波斯尼亚而爆发的冲突中慑于德国的威胁不得不退却的时候，它曾企图通过腊科尼基 (Raconicej) 會議，至少能够唆使意大利去反对奥地利并且以此瓦解三国同盟。当意大利在的黎波里襲击土耳其并战胜它的时候，俄国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反奥的巴尔干同盟。可是，土耳其在的黎波里遭到失敗以后，这个同盟不是起来反对奥地利，而是起来反对土耳其。俄国当时为了使土耳其皇帝屈从巴尔干国家的要求，准备向亚美尼亚进军，这只能意味着它要毁灭有生命力的土耳其。一九一三年一月，德意志帝国在彼得堡宣称，向亚美尼亚的进军将危害欧洲和平。如同一九〇九年，俄国不得不再次滿怀刻骨的憤恨而退却。此

后不久塞保之間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俄国寄予巴尔干各国共同来对付奥地利的希望破灭了。它想另找某种出路，而且通过改善同罗马尼亚的关系找到了出路。同时，它向法国要求借给一笔数达二十五亿的巨额新债，并且要求在共和国实行服役期限为三年的兵役制。自然后者只能是一种猜测，但是鉴于法国对它的债务人的依赖性，这种猜测还是很有根据的。德国政府采取的反击措施是一九一三年的军事提案，这项提案要求增加和平时期的兵员约十三万人，并且要求开征国防捐。法国实行了服役期限为三年的兵役制。这是有关国家都无法长期忍受的军备重压。它迫使很快作出抉择。通过扩充新的军队，俄国和平时期的兵力从一九一六年起增至一百八十万人，到冬季增加到二百二十万人。由于举借新债而大大增加的利息负担已经达到将来出超都无法平衡的程度。俄国面临着破产。一九〇八年俄国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要停付债息。一九〇九年的丰收在当时还帮它渡过了难关。接着又连获两年丰收，因而每年出超额都超过俄国以黄金向外国支付的八亿到九亿马克的数目。这又一次帮它渡过了难关，并且给予俄国政策以新的活力。可是到一九一三年又遇到歉收，支付結算¹⁵无法抵平了。同时俄国的政策在亚美尼亚遭到德国的痛击。沙皇政权面临这样的问题：破产或战争？一九一四年证实了，在这种形势下，战争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萨拉热窝的雪球把雪崩带动起来了。

三、英国的世界霸权和 世界大战对它的震撼

在上一章里，我们试图阐明产生大战的世界政局。局势越明朗，人们就越加清楚地认识到：这场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大战的原

动力是資本主义的扩张傾向。但是一旦发生了战争，便絕不再单纯是資本主义扩张傾向的問題了。現在战争所涉及的不再是：英国能否实施它的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和能否吞并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南部地区；俄国能否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且经过亚美尼亚向伊斯坎达里亚湾突进的問題。也不是：德国資本能否建筑巴格达铁路，在那里为它自己建立一个龐大的势力范围的問題；也不再是：法国是否确定地据有摩洛哥的問題。原来推动战争的一切因素，現在都退居次要的地位。現在涉及到的是以下的問題：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和独立的民族是繼續生存下去呢还是把它在东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国土割让出去，并且置于异族的暴力統治之下呢？对于德国來說——我們指的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已經由資本主义的向外扩张問題变成了民族生存的問題。其次，对西欧的自由和文明的威胁（人們今天仍然把沙皇政治看成是这种威胁）今后是否应让它繼續存在下去，并由此使德意志民族的内部发展——这一点以后还要談到——不断遭到最严重的危害呢？第三，英国只允許其他国家在符合英国資產阶级利益的限度內发展自己的經濟的海上霸权應該永存下去，还是應該把它推翻呢？大战所环绕的就是这样三个基本問題。根据这种提法，可見

16 这场战争在八月四日还不是一场世界大战。只有通过世界强国英国参战，它才变成世界大战。尽管一场两个中欧国家和法俄之间的战争具有它的重要性，但毕竟是欧洲大陆范围内的战争。这场战争也許同一八四八年革命有些相似之处。关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卡尔·馬克思說过，它是杯水风浪，因为它沒有襲及英国。現在的这场战争已經不是欧洲范围内的杯水风浪了，而是一场危及一切現存事物的全球性风暴，誰也无法說这场风暴将具有什么样的規模，或者它在什么时候会平息下来。由于英国的参战，世界大战已經酿成了。英国資產阶级——世界上最大的奴隶主，它驅使

自己的附庸投入战争，如果没有它的命令，它的附庸是绝不会想到要向德国宣战的，他们的利益既不会因中欧的胜利，也不会因中欧的失败而遭到重大的触动。英国资产阶级很清楚：问题在于它的世界霸权不牢靠了。

现在首先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一场威胁英国世界霸权的战争中，国际社会主义的一般利益和德国工人运动的特殊利益站在哪一边呢？英国世界霸权的动摇是会使反动派毁灭，还是与此相反，会使一座民主自由的堡垒倾圮呢？或者，德国的一次胜利是否就会助长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的气焰，和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未来遭到严重的危害呢？这里必须预先断定的事实是：社会主义运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德国那样波澜壮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英国那样软弱无力。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首先应当探讨一下英国和它的世界霸权迄今为止对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具有何种意义。

英国的海上霸权是法国革命战争的产物。北美的独立使英国的世界贸易遭到了一个直接的致命打击。由于害怕完全丧失世界贸易，促使英国资产阶级投入讨伐法国“弑君者”和反对“不道德的”革命的战争。统治阶级用来掩饰其利欲的惯用语永远是相同的。大不列颠野心勃勃地利用久已渴望的机会攻击它的对手，并且使得北美独立以后产生的世界贸易完全压倒英国殖民贸易的倾向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一八〇七年德国一位作家写道：“法属多米尼加一七八一年糖的贸易额差不多占英国全部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二。仅仅这样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整个革命战争，特别是一八〇三年以来的革命战争。”一七九五年以来，不列颠在大西洋上重建为所欲为的统治。以后在阿布基尔湾和特拉法尔加角的海战胜利，以及对丹麦舰队的劫夺都进一步扩展了这种统治，并使得这种统治在整个十九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一百多年来，英国一直

是海上霸主，因而也一直是世界霸主。

英国当时夺到的东西，主要是貿易垄断和殖民垄断。仅从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八年間英国居間貿易銷售的貨物价值就从六百五十万英鎊增加到一千一百九十万英鎊。英国成了欧洲絕大部分地区的轉运商。除了貿易垄断外，英国在十九世紀还建立了工业垄断，这对英国世界霸权的性质起了极深刻的影响。英国变成了环球作坊。在英国棉織商的头脑里产生了把世界一劈为二的想法。英国为一方，世界的其它地方为另一方。英国应当成为唯一龐大无比的工厂，它为全世界制造工业用品，而世界其它地方則应当成为英国所需的原料、生活資料、粮食、牲畜、羊毛、棉花、矿砂等等的产地。少壮的英国資產階級不从事瑣碎的細事。全球范围的大規模劳动分工，这便是他們的計劃，这项計劃还被人完全誉为当时的一种合理的想法。于是，人們既坚决而又目光远大地着手工作了。由于不再依賴于英国的粮食，粮食关税降低了。殖民地被迫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英国紡織工业种植必需的原料。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提到过，东印度被迫为不列顛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黃麻和木蓝。东印度运往英国的棉花輸出量在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六五年間从三千四百五十万磅增加到四亿四千五百九十万磅。我們看到，好望角和澳大利亚在同一时期里羊毛的輸出量也有相似的增加。在那里資本主义規律的內在作用就足以得到同样的結果。拥有巨大工业的国家內劳动力的不断过剩促进了向外国进行暖房式的移民和殖民，那些国家就变成了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变成了羊毛的产地。一旦埃及隶属于英国，它便遭到与印度类似的命运。这些国家原有的生活条件和手工业产品遭到系統的毀坏。在埃及禁止种植像烟草之类的其它植物，而命令种植棉花。因而埃及的全部生存就維系于这单一的植物和单一的紡織工业。一九一〇年棉花輸出占埃及全部輸出的百分之八十四，如将棉籽

輸出計算在內，那末比數便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因此，这个几十年前还大量輸出糧食的糧倉，在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八年間，不得不把糧食、蔬菜和面粉制品的輸入金額從五十一萬土耳其鎊增加到三百七十萬土耳其鎊。牲畜、肉類、魚類、黃油、奶酪等等的輸入金額從三十一萬四千土耳其鎊增加到一百一十萬土耳其鎊，而同時作為一切基礎的整個棉花種植經濟却極其迅速地走向破產。這裡無需更多地去談對印度的眾所周知的掠奪，這種掠奪更嚴酷地屈從於英國資本的需要。更無必要去談全世界熟知的愛爾蘭的情況。其它一切國家對於英國都應當成為像愛爾蘭那樣的地方——銷售英國工業品的市場，原料和食糧的產地，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經說過那樣：“英國是農業世界的巨大工業中心，是數量經常增多的生產穀物和棉花的衛星國環繞運轉的工業太陽。這是多么宏偉的遠景呀！”^①

這種發展對於英國來說確實意味着令人陶醉的財富、文明、進步、自由主義和各個領域里的進展。在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七〇年這一“宏偉的遠景”似乎成為現實的二十年中，英國完全是一個模範的國家。它同歐洲大陸各國的貧困狀況的差距異常巨大。如果英國的闊綽而自由的生活對歐洲大陸上最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們產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那是可以理解的。從英國不僅可以獲得最上等的棉布、機器和船舶，而且可以獲得有關人民自由、代議制和人類尊嚴的概念。英國一直是所有革命逃亡者和所有為自由而奮鬥的戰士客居之地。英國是具有真正公眾生活的唯一國家，在那裡人們不必經常處於警察的監視之下，而且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見解，這對於生活在拿破侖三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時代的歐洲大陸上的人來說是一種多么不可理解的念頭。全世界永遠

^①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412頁。——譯者注

不会再那么严重地处于泰晤士河畔統治一切的海上女王的势力之下了。就是在那时候也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和进步。曾经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扩大了范围，甚至于被遵守了。工会不再像过去那样被人蔑视为魔鬼行为，而是受到了企业主的保护，并且作为合法的組織受到尊重。在剥夺工人同企业主权利平等的各项法律中，最引起众愤的已经废除。以前遭到有产阶级嫌恶和作为革命宪章派的迫切要求的选举改革已实行了。财产资格的取消和实行无记名投票，已为法律所承认。确实，这是一个模范国家！

但是，好景不常。英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大规模劳动分工的幻想破灭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工业垄断逐渐遭到破坏。在欧洲大陆各国同样建立起工业，特别是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那里，一八六六年战争和一八七〇年战争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扫清了道路。在独霸世界的島国面前出现了一个日益强大、日益活跃的竞争者。此外，在法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美国和俄国都建立了民族工业。谁也不乐意只是为了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荣誉和更多的财富而变成爱尔兰式的饥饿的制造者。人们开始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世界其它地方生产了。于是英国的工业垄断遭到彻底的破产。

当然这种形势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只能慢慢地觉察出来。在一八九〇年，德意志帝国在英国的眼里是这样的微不足道，以致于英国把德国的“直布罗陀”——赫尔果兰島交还给它，仿佛以此来证明德国在世界经济中是无足轻重的。到了二十世纪初，转变方才比较清楚地显露出来。这些转变首先表现为日益增长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社会骚动，表现为英国厂主所经常指控的 labour unrest（工人的骚动）。反动的判决严重地威胁着工会的生存和工会制度，激
20 发了英国工人阶级在议会里组成形式上独立的工人政党（labour

party——工党)，但是这个党在思想上沒有能够完全摆脱自由主义羈絆。英国的經濟生活已为数十年来聞所未聞的壯大而劇烈的工資斗争所震撼。昔日的欧洲无产阶级的典范，如今再也无法辨认了。无产阶级开始慢慢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进军。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工业垄断的震撼必然会引起英国社会制度的崩溃。这一点已經公开地显露出来了。人們恍然大悟地看到这样一个重大事实：备受頌揚的英国“自由”原来是建筑在奴役全世界的基础上的。上几代人对英国如此欽仰和慕爱的財富、自由和伟大，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們自己的貧困、奴役和卑賤的相对极。这一极是以另一个极为前提的。通常只存在于一国社会各阶级之間的貧富矛盾，在这里却在国与国之間起着支配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來說英国是世界的統治阶级。不仅英国资产阶级，而且英国人民从独霸世界中得到了利益。甚至英国的工人阶级也是如此！大部分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首先是产业工人和职工会的大多数工人的状况得到大大改善；他們健康状况的相对恢复和他們在精神方面的优势，这一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給产业工人詳細地闡明了^①。正如韦伯夫妇在他們的英国工会运动史一书中概括这一时期的特点那样，所有这一切恰恰是在一八四七年以后的岁月里发生的，那时英国革命的群众性宪章运动已經失敗，“新精神和新榜样”已在职工会里占了上风。这些成就之所以比較容易取得，是因为在那些年代里英国资产阶级正处于工业垄断的頂峰，工业垄断使它获得无穷的財富。而且雇佣劳动和資本間的摩擦越小，越能保证它获得更多的財富。它迎合熟练工人們的要求，这批工人在英国工人阶级内部形成为貴族，他們获得了相当优裕的状况，而且把这种状况看成将来永远不会改变的。就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序言》，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414頁。——譯者注

这样，在英国工业垄断的基础上形成了企业界和职工会之间的牢
21 靠的团结，他们不仅反对本国广大的普通工人群众，而且反对欧洲
大陆的工人阶级。企业主和职工会会员，他们双方从维持英国的
世界霸权，即从英国资本主义对全世界的剥削中得到了物质利益。

英国无产阶级这种独特的地位只能产生极其不幸的结果。它在精神上陷于孤立。没有一条兄弟般团结的纽带把它同其它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群众联结起来。当现代社会主义随着欧洲大陆大工业的兴起而抬头的时候，英国的工人贵族对此却茫然无知并加以拒绝。由此可见，一国对其他各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是同国际社会主义的切身利益不相容的；而正是世界霸权地位使得最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最发达的那一部分背离了社会主义，而且因此阻塞了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生命源泉。于是一个伟大的谜揭开了，正是从理论上说存在着社会主义最有利的生存条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采取了截然否定的态度。事情越来越清楚，打倒英国的工业垄断和世界霸权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根本前提。的确，在这里世界历史的发展又积极地为人类的发展扫清道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确切地指出了英国工业垄断的崩溃。科学家在过去已经认识到的东西，二十年之后成了有目共睹的明显事实：英国没落了。本世纪以来的全部文献，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我们目睹历史上最巨大的变革之一在和平中实现了。占有地球五分之二、独霸世界的最强大的工业国的社会制度从根本动摇了。这里不是指英国的绝对没落，而仅仅是指相对没落。不列颠依然居于首位，但是它日益接近于同其它工业强国力量上不相上下的状态。国际社会民主党
22 有充分的理由欢迎英国世界霸权的和平没落。这种没落必然会使英国无产阶级摆脱它同英国资产阶级利益一致的致命状态，而且使它参加国际。我们的确已经看到，这种变化的形势对于英国无

产阶级已经有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大约十年来，巨大的骚动支配着英国无产阶级，企业主的刊物仿佛要使顽石点头，用尽心机地控诉突进的社会主义。《泰晤士报》写道，昔日如此循规蹈矩的英国无产阶级现在同欧洲大陆的无产阶级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

此外——在关于帝国主义和裁军的辩论中——我在一九一二年开姆尼茨党代会上，关于这些情况说过下面这样一番话（见会议纪录第417页及以下）：

“英国资产阶级察觉到由于帝国主义的竞争，使它迄今为止的安全遭到了威胁。它日益处于向依靠年金过活的国家过渡的状态。它像所有靠年金过活的人一样，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哎呀，但愿永远这样就好了！可是它不得不痛苦地感觉到，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怎样日益朝它赶来，连它的绝对海上优势也被军备竞赛动摇了。在这种处境下，它想到了一条主意：如果我们能够说服其它国家停止军备，那该有多好呀！这样一来，我们的海上优势就能永久得到保障！显然，其它国家是不会参与其事的。在这里清楚地露出了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马脚。英国资产阶级妄图拖住历史发展的后腿，使之倒退，妄图永久维持现存状况。与此相反，我们自始试图促使帝国主义过度发展来反对帝国主义发展。海上军备竞赛逐步引起的英国海上霸权的动摇，这只是英国工业霸权已经无可否认地开始动摇的一个必然结果。正如英国资产阶级妄图通过自由贸易，使其它国家永远保持农业经济状态而使英国永远成为世界真正的工业国一样，它现在同样妄图通过裁军的想法使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使像德意志帝国那样强大、年轻、有力的资本主义国家注就永远处于海上劣势，而使英国永远保住海上霸主的地位。但是，国际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丝毫没有理由去促使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这种长久统治永世不变。这样做，只能人为地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条件更加困难和

更慢成熟。讓我們回忆一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說过的那些話，他強調指出动摇英国工业垄断对于在英国传布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他說：

‘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的时候，英国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間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絕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絕以后，英国再也沒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遭到破产时，英国工人階級就会失掉特权地位。会有一天，整个英国工人階級，連享有特权和占据領導地位的少数在內，將跟其它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主义又会在英国出現。’^①

保持英国在世界市場上这种优越地位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是它的舰队的絕对优势。凭着这支舰队，它得以支持和加强它的世界政治統治，因而也得以支持和加强它的經濟統治。当然，我們极力反对这样一条在資本主义社会內部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的道路，因为它正是可怕的軍备竞赛……。可是在資本主义社会內部，几乎一切进步都是循着一条我們所不願意的道路实现的。資本主义唯一的最巨大的成績——神話般地提高劳动生产力（若沒有这种提高，組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便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了），是在牺牲千万人的生命，在群众的贫困和灾难下实现的；我們竭力想阻止这种贫困和灾难，但并不因此就否认，資本主义这条踏着尸体前进的道路將通向社会主义……。資本主义，不管它願意与否，归根結蒂不免要為我們工作，甚至在看来專門蹂躪人类利益的地方，甚至在軍备竞赛中也不免要為我們工作。”

只要和平維持得住，就可望英国的世界历史地位的巨大变革

① 《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417頁。——譯者注

过程将一如既往地不为暴力中断而继续发生。当然，这种希望不是十分可靠的。英国资产阶级将会——应该作这种设想——利用时机，用武力去改变使自己的世界霸权遭受破坏的和平发展的方向。但是只要战争还没有爆发，社会民主党就有充分理由去竭力反对任何对英作战的可能性。它知道，英国海上霸权的削弱，对全世界来说，特别是对国际社会主义来说，是意味着伟大的历史性进步。24 它知道，和平维持得越久，这种进步就越加可靠。可是若爆发一场战争，这种进步即使不根本成了问题，也会受到妨碍。

一九一四年八月间，给英国资产阶级造成了上述的机会。它并没想进行这场战争。恰恰相反！我们曾经讲过，战争爆发前不久，德英关系有了显著改善。可是当战争由于其它原因终于爆发的时候，伦敦就认为不能坐失良机用武力去保住其逐渐丧失的世界霸权。因此，英国资本的代言人当即替他们所谓的预防性战争打上贸易战的烙印，这一点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对于英国，并不像对于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那样，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仅仅关系到它将来是否还能统治全世界，是否还能够吞掉半个欧洲大陆和迄今像在爱尔兰、印度和埃及等国那样，奴役所有的国家。在它的唯一的可恶敌手极有可能战胜俄法联合势力，从而摆脱对英国贸易政策和世界政策的依赖之前，出现了一次也许不可再得的用武力击败它的机会。从遭到威胁的英国资本利润的立场出发，英国的措施当然是完全无误的和可以理解的。它千方百计地保卫自己的特权地位。它的优势地位归根结蒂是英国整个社会制度的关键所在，它的动摇已经在最近十年中引起了内部频繁的骚动。数年前，劳合·乔治已经谈起英国工人的迫近的反叛。从这种观点来看，英国资产阶级参加世界大战无非是避开社会主义。如果它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那末就有可能重新巩固那遭到威胁的世界霸权和一举战胜内部不断增长的困难。如果德国打败了，德

國貿易遭到了破產，德國的艦隊和商船隊毀滅了，德國本身肢解了，並且被迫用余力來進行反對俄法的可怕的、但卻使英國感到十分愉快的陸軍軍備，這樣一來，還有誰會反對那重新建立起來的英國的世界霸權呢？這樣一來，高額利潤的時代便會重返，國內安寧²⁵也會隨之恢復。這麼一來，英國職工會會員又將成為什麼也沒有學到、什麼也沒有忘掉的歐洲無產階級的典範。這麼一來，不僅英國的海上霸權，而且首先是整個資本主義的統治，將比過去更加不可動搖地屹立着。實際上，**如果說有辦法可以使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國際解放鬥爭倒退幾十年的話，那末這種辦法就是德意志帝國在這場對英戰爭中遭到滅亡。**現在英國工人階級同外國無產階級之間正在形成的團結感又會窒息；它從本國剝削者對全世界的剝削中分沾的利益又會重新恢復。一支反資本的戰鬥部隊就會變成保護資本的戰鬥部隊。這實際是替資本主義保壽險，是可能擊中社會主義的最可怕的打擊。德國的失敗和德國的經濟限制將會擊敗迄今為止“國際”的精銳部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力量。處於資本主義陣營的英國工人階級和其它國家將會更加不發展——確實，社會主義可能會呼喚：來者為誰？而可能幾十年之久再也得不到回答！

英國最強大的工會之一，英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總書記在給會員的通告中提出的下列要求，證明今天在英國還部分存在着職工會會員和企業主之間的團結，這種團結非常有利於英國資本主義反對德國競爭的鬥爭。

“我們會員的戰時義務是：幫助在經濟領域里戰勝德國人。企業主已經投入征服德國貿易的伟大鬥爭中去了。可是沒有我們的努力，他們的鬥爭就會白費——我們雙方必須取得勝利！不要再罷工，不要再擅離工作崗位！任何實際困難，都能够和將會輕易地通過工資勞動主管部門解決，或者由工資勞動主管部門會同我們

的組織一道解决——但是，只有当涉及真正分歧的时候！”（刊登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前进报》。）

仅仅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上述的联合会多年来一直是属于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的。

我們看到，如果英国胜利了，没有一个政党比国际社会民主党会丧失更多的东西。推翻英国的世界霸权完全符合历史的进步和經濟的发展。推翻英国的世界霸权，我們看到，早在和平时期已經开始了。欧洲大陆工人階級的明显的社会发展，工会为改善工資和劳动条件而进行的胜利斗争，都只有在突破英国的工业霸权之后才有可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上面引证的一段話里把“同一水平”称之为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現的前提。这一“同一水平”虽然直到今天还没有在英国无产階級和欧洲大陆无产階級之間形成，但是水平上的接近是很明显的。这种接近不是通过英国工人階級的衰落，而主要是通过欧洲大陆工人階級的勃兴来实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两国工人階級在近十年中彼此接近，为什么英国工会能逐渐对德国組織的工作能力有了更多信任的原因。

正如两国工人階級的社会差距开始縮小一样，它的島屿地位的偏見开始消融了。我們才因此长入真正的工会国际。因为只有当斗争者在他們的經濟状况中的矛盾不是过分严重的时候，工会的实际工作才有可能。

可是，一旦德国遭到失敗，这一切便成了泡影，深受其害的将必定是德国工会。帝国的經濟窒息将使工人階級和它的組織首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最可怕的克扣工資、悲慘的劳动条件、必需品的缺乏，这一切可能是持續几十年之久的几十年劳动的結果。德国工人运动的崩潰，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将意味什么，爭論这一点几乎是完全多余的。因为实际情况是这样明显地摆着。

德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和故乡。社会主义在这里拥有最广泛的刊物和最强大的組織，支配着在理論知識、实际鍛炼、修养、智慧等各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人階級都不能凌駕其上的无产階級。国际团結感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德国表現得如此旺盛，如此实际。各国的社会主义文献都永远不可磨滅地帶上了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德国戳記。这个国家的失敗，它随后必然要遭到的肢解以及它的經濟窒息，都可能是整个国际社会主义遭到的最可怕的灾难。无产階級自由运动的精銳部队可能消灭，从而使各国工人的解

27 放斗爭遭到瘫痪性的打击。在这场口号为：或是德国資本主义战胜，或是英国資本主义战胜的大战中，国际无产階級的利益是在德国这一边。正如卡尔·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俾斯麦和拿破侖战争时期写給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一封信里所說：“随着德国的胜利，欧洲大陆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轉移到了德国”^①一样，正如当时德国在戰場上的胜利意味着德国的、即馬克思主义理論在社会主义戰場上的胜利一样，德国在这次大战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际中的胜利。只有这样，英国无产階級的胸怀才会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在精神上的鍛炼启开，并且随着英国壟断的推翻，社会主义又会在英国出現，国际团結才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沒有这种团結，現代工人运动是不可設想的，可是这种团結直到今天基础仍旧很薄弱。只有这样，国际工人运动的盎格魯薩克森的側翼才会密合，从而使我們不再经历“一場杯水风浪”的最基本的前提之一最終得以实现。就这样，德国資本主义，尽管它不願意，却动摇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完成了头等重要的历史进步。我在开姆尼茨党代会上所說的那段話，稍經修改，在这里也是适用的：“資本主义，不管它願意与否，归根結蒂不免要為我們工作，甚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十七卷第 284 頁。——譯者注

至在它看来专门蹂躏人类利益的地方，甚至在——世界大战中也不免要为我们工作！”

事情是这样的：各国无产阶级曾经为反对这场战争的爆发斗争到最后一刻，这不仅出于对战争的敌视，而且由于认识到事态的和平发展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极为有利的。现在战争取代了和平，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就在于：从历史上来看，至今一直对它非常有利的世界事态发展不要受到暴力的中断而引入反动的轨道。用马克思关于革命说过的一句话来说，这场战争只允许起世界历史的火车头的作用，只允许迅速地把和平发展中已经缓慢地开始做的事做到底。其中首先包括英国世界霸权的没落。如果战争加速了一个半世代^①以来缓慢地准备着的变革过程，并将它进行到底，那么这场战争的流血牺牲也就不是白费的了。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也许要从人类进步，特别是从无产阶级自由斗争的道路上扔开。

四、沙皇俄国

德国——也就是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正在同俄国作战！真是一种空前的局势！那些最优秀的和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德国人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便与世长辞了，现在他们的梦想已经成为事实。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似乎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他们的先驱者那里继承下来的一项遗训。从一八四八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一九一三年去世的倍倍尔，一切人都在“打倒沙俄的政治特权”的迫切呼声中联合起来了。只要是反对这个帝国的皮鞭与野蛮行为，所有的人便团结一致。

^① 一个世代约为三十年。——译者注

不錯！其間發生了多少巨大變化！恩格斯在晚年曾指出著名的科倫民主派報紙《新萊茵報》的對外政策特點。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馬克思是這家報紙的主編。恩格斯指出《新萊茵報》的對外政策特點是：“贊助一切革命民族，號召革命的歐洲為反對歐洲反動勢力在俄國大復發而進行全面戰爭。從二月二十四日起，我們明白，革命只有一個真正可怕的敵人——俄國，並且運動越具有全歐的規模，這個敵人也就越發被迫去參加鬥爭。……可是，如果能使德國去進行反對俄國的戰爭，那麼哈布斯堡王室和霍亨索倫王室就會壽終正寢，而革命就會在全綫獲得勝利。大家知道，沙皇曾經提出，如果普魯士親王不承認三月革命的結果，他將在東方諸省親率軍隊向柏林進軍，俄國的軍隊可作為預備隊使用。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要求普魯士西部諸省應當同法國人一起共同進行文明反對野蠻的戰爭。”^①以上是恩格斯說的話。大家知道，今天情況是這樣的：“哈布斯堡王室和霍亨索倫王室”已在為反對俄國人和法國人而共同鬥爭。要是能夠相信英法俄三國的保證，那麼這次俄國是在進行一場“文明反對野蠻的”戰爭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還親歷了隨着兩大聯盟^②的成立而出現一場以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為一方、俄國與法國為另一方的戰爭可能性的時期。當時他在一八九一年寫給法國工人黨年鑑的通訊中論述了對俄戰爭的情況：

“如果發生戰爭，那末，首先是德國，然後是法國，將成為主要的戰場；這兩個國家將不得不比其它國家先承擔起軍費開支，先遭到破壞……。鑒於這種危險的前景，這兩個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會去挑起公開的衝突。俄國則相反，它由於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經濟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332—333頁。引文中從“大家知道……”以下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選》中沒有。——譯者注

^② 指協約國集團和同盟國集團。——譯者注

状况而避免了多次失败的毁灭性后果。唯独这个官方俄国能够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并且正是它在朝着这方面做。但是，不管怎样，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可以大胆地打赌说，只要维斯杜拉河打响第一炮，法国军队就会开向莱茵河。

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部和东部只能遇到语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些地区在它那里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德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砧砸碎了，那么，它就得把归普鲁士和波兰的一些省份割让给俄国，把整个什列斯维希割让给丹麦，把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割让给法国。即使法国拒绝接受这块征服地，俄国也会硬塞给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远敌视的根源。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就要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所肩负的使命。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强加给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为恢复本民族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但是在此时间它将是沙皇的驯服工具的时候，沙皇一刻也不会忘记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怎样呢？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不论是沙皇、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或是德国政府本身，都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去消灭这唯一的一个对它们三者来说都是‘敌人’的政党。我们会看到梯也尔和俾斯麦怎样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上握手言欢。以后我们也许将会有机会看到沙皇、孔斯坦和卡普里维（或者他们的某个继承人）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尸体上拥抱。

但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三十年来的不断斗争和牺牲，已经争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

这个地位能够保证它在短期内使政权轉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和最重要的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反对任何一个侵犯者，坚守这个崗位到最后一个人。

但是，如果說俄国人战胜德国意味着镇压德国社会主义，那末面对着这种前景，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将是什么呢？他們应当去消极地听任那些很可能使他們毁灭的意外事件发生嗎？应当不加抵抗地就放弃已經爭得的、他們必須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負責的那个崗位嗎？

决不能这样！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他們必須坚守所有已經占領的陣地，不向內外敌人投降。而他們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俄国及其所有的同盟者——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誰——进行不調和的斗争。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为全俄罗斯的沙皇和君主陛下效劳，那末德国社会主义者就得同它作战，尽管令人遺憾，还是要作战。对德意志帝国來說，法兰西共和国也許能代表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对那个孔斯坦、魯維埃、甚至克列孟梭的共和国來說，特别是对那个为俄国沙皇效劳的共和国來說，德国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場有俄国人和法国人入侵德国的战争对德国來說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它为了保证自己的民族生存必須采取最革命的手段。”^①

請看：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所說的这些話，如同他在一八四八年的言論一样，都已經过时了。特别是引起我們回忆一七九三年革命的最后那句話，确切地证实了这些話現在仅仅和历史有关而已。恩格斯在他文章中接着談到这次革命时明确地指出：“沙皇的侵略野心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緒，一旦可能阻擋德

^① 《德国的社会主义》，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 295—297 頁。——譯者注

国社会主义者胜利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的时候，德国社会主义者就准备——請相信这一点——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較之一世紀前的法国长褲汉^①并无逊色，把一七九三年拿来和一八九三年相提并論也是当之无愧的。”今天战争給德国带来的生死攸关的斗争，其情况远比恩格斯当时认为的可能性还要糟糕得多。可是没有什么使人回忆一七九三年。历史的发展走上了恩格 31
斯在二十三年前未曾設想过的另外一些道路。于是历史地重新确定方向，首先成了最紧要的事。

世界大战对于德俄关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平时激烈地相争的两个德意志帝国——普魯士和奥地利的军队联合反对沙皇，只在这时候德国一段不見得是光彩的历史才会最終地消失。德国才会随之誕生，从而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将融合为更高的統一体。

俄国无休止的侵略野心是它自己二百余年来所处的經濟条件 和政治地理条件造成的。彼得大帝首先充分地把握了这些条件的长处。在那个密集纵队决定勝負的时代，思想上停滞不前，缺乏任何創造性，但却坚韧不拔、馴服、不畏劳苦的国内人民，是战争中无与伦比的兵源。毗連的各个国家机体在瓦解和变得毫无抵抗能力。首先是土耳其和波兰，其次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国这个不复存在的巨人，从这个巨人产生了两个朝向更大能力发展的国家——普魯士和奥地利，可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相互敌視，因而听凭俄国压力的摆布。土耳其已經被瓜分，普奥的盟国波兰被消灭，現在輪到德国自己头上了。彼得大帝为了能够插手德国貿易，曾經追求过一个德意志諸侯的地位，而在他死后五十年俄国却已經太强了，以致使当时的卡德琳娜女皇也不滿足于这样一种地位。她抓住普奥战争的下一个机会来巩固她对德国的监护权。結束两个

^① 十八世紀法国資產阶级革命时期对广大革命群众流行的称呼，因他們都穿粗布长褲，以别于穿短套褲的貴族和資產者。——譯者注

德意志强国的巴伐利亚王位争夺战的一七七九年丹森和約，是在法国和俄国的担保下締結的。法国插手德国内部事务这已經成了一百多年来的传统。丹森和約的耻辱在于：現在竟然連俄国也扮演起德国保护者的角色了。科瑟在他的腓特烈大帝历史一书中說过：“和約条文包含着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約的明显的繼續，正仿佛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約逐字逐句地加入了新和約，就这点而論俄国就获得了法国自一六四八年以来便享有的对德国宪法状况的那种保护权，这样一种保护权俄国过去曾对瑞典和波兰宪法享有过。”以此使德国的軟弱无能成了定論，并宣告德国是俄法之間的瓜分对象。此后法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战争引起了德国的瓦解。法国获得莱茵河左岸地区，而那些由此蒙受損失的德意志諸侯照俄法的指令获得了莱茵河右岸作为他們的补偿。德意志帝国几乎像过去的波兰一样成了其敌人毫无抵抗的战利品。在拿破侖和沙皇之間的战争中，問題仅在于德意志諸侯是受法国的統治呢，还是受俄国的統治。幸运的是：德国变成了法国的莱茵联邦。这样，在一八〇六到一八一三年間至少在莱茵联邦各国实行了重要的改革。否則相反，俄国的皮鞭就会实行它的統治。但是打败拿破侖只是得到俄国的帮助才实现的。拿破侖的失敗，使沙皇成了德国的绝对仲裁者。德意志联邦开始了蓬勃发展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奥地利和普魯士之間日益剧烈的竞争时期。尽管梅特涅根据奥地利的生存条件不得不奉行一种經常表現得畏法而有节制、但却頑强地敌視俄国的政策，而俄国的势力在柏林却愈来愈猖狂。十九世紀中期，当沙皇尼古拉純粹出于对原則的忠誠，无代价地替奥地利鎮压了匈牙利的革命，而且不久把普魯士人派往奥罗木茨的时候，沙皇在德国的势力达到了頂点。即使以后，当俾斯麦着手解决德国問題的时候，他也不断企求俄国政策可靠的善意。如果没有彼得堡的善意中立，普魯士既不会赢得一八六六

年战争，也不会赢得一八七〇年战争。这两次战争是德国走向统一的道路上迄今最为重要的两个阶段。

德法战争的胜利和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加强了普鲁士的地位，导致了同俄国迄今保持着的关系的破裂。尽管由于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而把法国逼到了俄国这一边，普鲁士最终还是超过了俄国。七十年代战争没有解决、而仅仅接近于解决的德国问题的另一些结果，自然而然地引起同俄国的决裂。面对在俄奥之间作一抉择的局面，大家知道，俾斯麦决定支持奥地利。这不是完全出于自由的选择，而是历史事实的必然发展。这件事显然不易使俾斯麦感到称心如意，于是他企图通过德俄再保险条约从俄国的所谓“友谊”中拯救那些尚能拯救的东西。但是曠日持久也拯救不到什么。俄国最初还企图同奥地利勾结起来，并且通过一八七七年波斯尼亚的秘密协定换得奥地利在土俄战争中保持中立态度，但由于它对巴尔干和土耳其政策的结果，同奥地利一再发生旧的矛盾。俄国对巴尔干和君士坦丁堡施加的压力越大，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就越巩固，因为维护奥匈帝国也是德意志帝国的切身利益所在。奥匈帝国的瓦解就可能使俄国的可怕的压力以万钧之势落到德意志帝国的身上，这是它无法单独抵挡的。如果奥匈帝国瓦解了，俄国在德国的统治时期可能重返，而这种统治比德国处于软弱无力的最糟糕时期所遭到的俄国统治还要糟糕。沙皇俄国历来善于利用和从根本上加深普奥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正是通过它使得两个德意志强国和解并使两者认识到彼此在盛衰中相依为命的关系。于是产生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物质前提。由此可见德俄战争已经远远超出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范围。它构成了德意志民族走向统一的灾难重重的发展道路上的最后一步。我们在德国历史最黑暗的几页中经常会发现俄国所留下的隐蔽的、血迹斑斑的痕迹，而这场争取统一的战争正是为了反对俄国才爆发的。

因此这场大战具有大扫除的性质，它要扫去德国旧时代的许多垃圾。我们应该认为这是德国未来的吉兆。

这种历史发展是极其符合俄国人民自己的利益，更确切地说是符合在俄国王笏下生活的各族人民自己的利益的。由于沙皇的侵略野心在西部边境上遭到坚决的阻挠，俄国在它的面向文明的这个地区终于得到了安宁。俄国人民有了时间去彻底地处理它愈益遭到沙皇政治威胁的内部事务。人们回想起，这主要是边境地区的弱点，土耳其的、波兰的、其后是德国的边境地区的弱点——更不用说俄国在东部和南部的边境地区了——这种弱点曾经推动沙皇政权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中不断进行新的侵略，成为威胁欧洲的因素。当然，在俄国同时也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沙皇制度赖以生存的条件开始受到破坏。沙皇政权作为威胁欧洲的因素，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同等速度削弱了，而且正在成为威胁俄国本身以及俄国前途的因素。但是，消除这种威胁，只能是俄国人民自己的任务。俄国革命证明了，俄国社会现在已经意识到，它和沙皇之间的利害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俄国革命同时表明，俄国的工业化已经使沙皇政权陷入走投无路的恶性循环。没有国家的工业化，沙皇政权在今天就无法生存，因为只有它才能够为不断上升的国家需要、首先是为陆海軍需要提供日益增大的经费。可是沙皇政权越是把工业当作它的工具，它自己也就日益成为工业的工具。为了向资本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它破坏农业劳动和土地制度的基础，把一向在共产主义的公社关系下过活的农奴变成农村不安定的挨饿者和城市的革命产业工人。但是农民的生存基础也就是它自己的生存基础。只有农民的生存基础才可能提供驯服的、愚钝的、安于贫困的人力，而二百年来构成俄国政策前提的也就是这种人力。沙皇政权本来想通过工业化重新巩固它的生存条件，可是由于俄国的工业化而以同等的速度陷入与它的生存条件相矛盾的

境地。

世界大战是使自己摆脱这种循环的最后一种尝试。沙皇政权很清楚，俄国经济生产力每经一年的和平发展，都使它更加接近崩溃。可是战争却意味着打乱这种发展，而一次失败的战争甚至意味着国家经济倒退数十年，意味着煽起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政策。这一切正是沙皇政权求之不得的东西。战败以后，就有希望宣布国家破产，而使俄国一举摆脱无穷无尽的债务。当然，一次失败的战争也会引起内乱的危险。但是这些内乱在过去和平时期也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战后能够更快地将内乱镇压下去。于是人们希望，通过一场深得民心的战争来中断沙皇政权的内部瓦解过程，使它获得缓刑缓期执行的期限。可是哪一种战争在俄国会比反对德国人或者土耳其人的战争，或者同时反对这两国人的战争更得人心呢？确实，如果这场战争根本是人们所希望的并且有计划地挑起来的，那么这场战争已经由俄国的外交有计划地挑起来了，已经由那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挑起来了，这个集团遇有必要甚至善于控制沙皇的脾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对这个集团作过这样的描述，

“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赂，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德涅伯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拉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俗爱

国主义的公众的眼中，胜利的光荣、一連串的征服、沙皇政府的威力和表面的光采，綽綽有余地足以补偿它的一切罪恶、一切暴政、一切不义和专横；沙文主义的夸耀綽綽有余地弥补一切拳打脚踢。”^①

二十五年前关于俄国外交的这段描述仿佛是在今天写的。战争的外因：薩拉热窝的行刺^②，紧接这次行刺一个月之后饒勒斯又遭暗杀；战争的初步后果：沙文主义情绪在拥护沙皇的威力和荣耀的俄国庸俗爱国主义群众中得到复活，使这场战争成了俄国外交的真正产物。此外，这种有利于沙皇权位的情绪——对于这一点不应当有任何误解——甚至在俄国教育界也占了统治地位。在俄国教育界中反德的情绪极为流行。正如本文第二章里的分析那样，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和俄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近年来才发生尖锐的冲突。慑于德国的威胁，俄国曾不止一次地不得不退却。这給这种情绪造成了沙皇政权现在正竭力加以利用的基础。关于这点，倘若“打倒沙皇政治”的口号，在国外，特别是在德国遭到排斥，那末这一口号决不会使俄国反动集团如此失去同情。这句口号能够使俄国的反动集团把沙皇政权說成是俄罗斯民族的堡垒。我們确实已經看到，在战争爆发之初，俄国的某些社会阶层——絕不仅仅是些极端反动的阶层——突然从沙皇政权中发现了种种埋沒了的美点，沙皇政权絕不像外国人常說的那么糟糕。德国人民一般从推翻沙皇政权所获得的利益，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从中获得的利益，决不会像俄国人民从中获得的利益那么多。任何以为德国之进行这场战争，首先是为了給貧困的俄国人民带来自由，或

①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17—18頁。——譯者注

②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波斯尼亚的首都薩拉热窝，奧国皇太子法兰茨·斐迪南被塞爾維亞民族主义者青年普林西普刺死，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以此作为借口而发生的。——譯者注

者相反地，认为假如俄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粉碎了沙皇政权，它便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利益，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迷惑人的，而且直接有利于俄国反动派的。被压迫者的自由应该 是被压迫者本身的事业，这句话的真理不但适用于任何一个阶级，同时也适用于任何一个民族。

俄国人民争取得到自由，粉碎在东亚战争之后为俄国人民大大动摇了的沙皇政权，只不过是 个时间问题而已。俄国这一个庞大的国家，在它经济上不朝前发展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浑然无间的整体，而它一旦通过实现工业化向西方学习，就不仅发展了深刻的社会矛盾，而且发展了民族矛盾。早在俄国革命时期，即使是局外人也已经看清，所谓俄罗斯民族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许多压集一堆的被压迫民族，其中一部分民族例如波兰人按照古老的文明和历史传统生活，另一部分民族则还没有特别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性而碌碌为生。总之，如此统一的、并且正由于这种统一而如此赫赫可畏的俄罗斯突然显得像第二个奥地利，在那里，各大、小民族处在绝望的混乱和敌对的情况之下。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已经一再使人们对这个国家的生命力产生怀疑。首先是俄国正在不遗余力地加剧和恶化奥地利各民族斗争。可是在这方面沙皇帝国只能从比较发达的奥地利身上看到自己未来的写照。资本主义越⁸⁷深入俄国，它会在俄国创造出越多的民族复活的奇迹。两个世代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在奥地利作出了这种奇迹。在那里资本主义已经使捷克人、小俄罗斯人、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从他们数世纪以来的沉睡中苏醒过来，或者促使他们和使他们中间那些没有历史记载的民族开始觉悟到自己的民族特性。这种异常奇特的不断重复的民族化过程成了通常具有国际意义的资本主义的必然伴侣。关于这一点以后要作进一步论述。可是这种民族化过程现在已经在俄国起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正在日

益加剧。为数众多的高加索种族，以及带上令人误解、渾名的“小俄罗斯”、同时因为突如其来的高速工业化而被称为俄罗斯美国的乌克兰民族，占据俄国最大工业省份的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等等，所有这些民族正在提出自己的民族要求，并且使以同等速度和由于同样原因而产生的社会各阶级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因此，过去几乎只懂得对外政策的沙皇政权，现在却遇到了一种绝对应付不了其巨大困难的对内政策。这些困难将使沙皇政权走向灭亡。

当然应提防这样的错觉：似乎被压迫的、逐渐觉醒的俄国各民族必然也要提出在政治上分裂俄国和自己国家独立的要求。波兰人的事例充分表明了，情况并非必定如此。剝削龐大的俄国市場，从而获得资本主义利益，这已經使波兰资产阶级长时期来忘却一切民族独立的願望。他們也許感到脱离俄国是个致命的打击。他們倘若有的民族倾向，那也不外乎是在俄国的保护下，以俄国許可一定的民族自治为当然前提，把俄国、普魯士和奥地利占領的波兰^①統一起来。情况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波兰资产阶级是俄国的一切资产阶级中最落后的，与此相反，倒因为它是其中最发达的资产阶级。当然波兰的资本主义同西方資本进行竞争也許还不能。正因为如此，波兰的资本主义对于維持目前范围的俄罗斯国家和順利地隶属于俄罗斯国家感到极大兴趣。俄国的其它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情况也与此相似。連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对于复活政治上独立的、但却是侏儒式的、几乎毫无生命力的民族国家也不感兴趣。因为这条道路可能使这些民族正处在初期阶段的民族发展再遭到中断。其結果也許是旧时代的野蛮状态的固定化，或者比这

① 波兰曾于一七七二、一七九三、一七九五年三次被俄国、普魯士和奥地利瓜分。俄国分得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普魯士和奥地利分得了波兰本土和乌克兰西部。——譯者注

情况还要糟糕。这类小国将会直接违背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大企业的绝对的支持者，在政治上也是如此。阶级斗争的条件越是有利，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能够取得的形式越成熟、越完善，它支配的生产力越强大，它统治的地区越广阔，那末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才有可能实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兴起将出现得越快。

因而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并不要求把俄罗斯帝国分裂成弱小而缺乏生命力的、不能为资本主义提供足够活动场所的、因而遭到民族与经济淪落的民族国家，而要求推翻沙皇俄国。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强大，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越高，沙皇俄国的倾复就能够发生得更快，特别是更加彻底。然后，俄国可能成为一个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简直相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同既往，任何敌人都难以侵犯它，而它自己也相对地减弱对别人的侵略。一个热爱和平的德国无法希望有一个比这更好的邻邦了。

五、法国与大战

法国在这场战争中采取一种非常特别的立场。虽然过去几十年来人们竭力把法国说成是德国人的“世仇”，可是今天德国人民并不普遍怀有对法国的仇恨，倒可以说有深厚的同情。双方对峙的军队的态度全然是相互尊重的态度。如果要为德法关系的前途找到一些基础，就应该注意这个奇异的事实而不必去理睬报刊的语调。

复仇主义思想在法国已处于灭绝状态，这和另一件事实：法国 39 善于一再阻挠俄国的外交，同样都是确凿无疑的。沙俄靠挑拨德法两国的关系过活，正如它靠挑拨普奥两国的关系过活一样。这种挑拨构成了它在欧洲充当仲裁者角色的基础。早在一八二二年

維罗那會議上，即在滑铁卢会战^①數年后，沙皇給法国外交大臣沙托布里昂以收复由于維也納會議而失掉的萊茵河左岸地区的希望。在法王查理十世統治时期，又以承担义务的保证強調了这种希望。一八三〇年以前俄国外交就是用这样一条绳子在政策方面一直牽着法国的鼻子轉。永远不要使法国对萊茵河左岸地区的希望完全破灭，这在以后也仍然是沙俄的原則。現在当法兰西共和国由于丧失阿尔薩斯—洛林而直接投入沙皇怀抱的时候，俄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似乎又完全得到了保证。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一篇宣言里^②說过：

“难道条頓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們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嗎？如果軍事上的僥幸、胜利后的驕橫以及王朝的阴謀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須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經過短暫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語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

这一預言，正如我們今天所見，已經以令人惊愕的精确程度应驗了。

俾斯麦最初努力要通过自願应承沙皇的要求来抑制法国。可是，前面讲过，事实的必然发展終于把他赶到坚决反对俄国的立場上去了。色当会战以后的德意志帝国已經不再是奥罗木茨的普魯士。柏林和維也納之間每进一步建立联系，巴黎就进一步靠攏了彼得堡。这一方的两国联盟与另一方的两国联盟旗鼓相当。一条二十五年来作为欧洲国家集团結合的标准基綫划定了。

① 滑铁卢位于比利时布魯塞尔南面。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滑铁卢会战中，拿破侖的军队被英荷联军和普魯士军队所击潰。——譯者注

②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十七卷第290頁。——譯者注

当一八七〇年法国战败的时候，再沒有比它准备一場复仇主义战争更自然的事情了。两大仇敌——法国和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在人口方面几乎是相等的。而在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方面则法国远远占着优势。当最后一条统一的纽带已经在德意志民族身上腐烂而掉落的时候，当国家分化为普鲁士、巴伐利亚、黑森、士瓦本和阿尔顿堡等等的时候，法国在数百年中却已经发展成统一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同时就把法国人民的力量聚合成一片集中的电光。直到一八六六年，德法战争爆发前四年，德国的种族战争还在剧烈地进行着。战争的结果是解除了奥地利对德国的从属关系，可是南德意志的命运却完全显得动荡不定。因此，法兰西共和国沒有把战争的胜负，特别是沒有把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当作定论，这是最可理解不过的事了。其实未来的胜利完全在望。法国以令人赞叹的灵活性从战争造成的后果中恢复过来了。它能比较轻而易举地支付军费，这件事引起了全世界的惊异。在军事上，法国襲用了普鲁士所采用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这种优越的军制。军备竞赛开始了。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变得对法兰西共和国越来越不利。一八七〇年拥有四千万人口的法国不得不把其中一百五十万人口渡让给德意志帝国。直到如今，法国还没有把这一百五十万人口补充过来。法国的人口至今还没有超过三千九百万，而德意志帝国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已经由四千万增加到六千八百万。在今天，仅仅一个普鲁士就比全法国的人口还多。同时，德意志帝国的经济以法国望尘莫及的巨大步伐向前迈进。德帝国变成了欧洲大陆上第一个工业国，而法兰西共和国依靠年金过活的国家特征却日益发展。在民族政策方面事情也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彻底地消除了德国种族的以及各分立国家之间的旧矛盾。德国一千年来发展的特点是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现在消

失了。这种矛盾的經濟前提是：交通不发达，小城市手工业和占有土地的小市民，以及城乡的定居性。总之，这一切也就是阿道夫·
41 門采尔在十九世紀寂靜的三十年代中称之为德国人民的感夜运动^①的那些东西。这一切都被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风暴彻底地摧毁了。随着群众日益难分地汇集在一起，劳动市場的需要和工业发展的起落，行政就需要进一步統一化，南北部之間的矛盾日益消失，作为这种过程結局的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化就日益清楚地显露出来。資本主义在这里也再次显示出我們指出过的它的民族化力量。因而，法国在一八七〇年有过的那种民族团结的优势也消失了。

法国今后同德意志帝国爭执的前景越不妙，改善这种前景的努力就会越加狂烈。法国内外政策的一切都是用来为复仇效劳而制定的。同沙俄結成的联盟耗費着几十亿又几十亿的巨款。軍备竞赛的重担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越来越严重地成为法国經濟发展的障碍。法国資本不仅出于經濟上的考虑，而且更多地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来放弃它的国債。而这些考虑都是复仇主义的考虑。一个龐大的殖民国家創建了，各資本家从中获得巨額利潤，复仇主义政客們則希望能够用經過訓練的黑人来扩充复仇主义軍隊。但是，德意志帝国在財力和人力方面也不断地增长着；除拥有一支不断扩充的陆軍之外，德国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德国資本主义在軍备竞赛方面显然更有持久力。但是，尽管有如此的認識，事情照常发展下去，或者不如說正因为这些認識所以事情不得不加速地发展下去。法国資產階級陷于了自己张置的政治罗网之中。尽管法国社会民主党在卓越的饒勒斯的领导下对

① “感夜运动” (Pflanzenschlof) 是植物学名詞，指某些植物的花瓣和小叶白天开放而夜間閉合，以保护植物內部組織免遭寒冻，是植物适应环境的一种功能。——譯者注

复仇主义思想进行了攻击，尽管双方在资产阶级积极参与下举行了和平和友好集会，但是共和国再不能避免数十年来推行的复仇主义政策的后果。流向俄国去的二百亿巨款已经妨碍了这些。此外，俄国的外交所关心的是，使渐渐熄灭的复仇之火重新燃起火焰。于是，要来的事终于来到了：战争。这场战争是法国政府 42 不愿进行的，或者说至少在目前是不愿进行的。这场战争也是法国人民所痛恨的。法国供养的沙俄发出了命令，而共和国则必须服从。

对于法国来说，这场战争的外部条件是再好不过的了。它同世界两大帝国：最大的海上强国和最大的陆上强国结成联盟，并且由于德国战略的结果，比利时也加入了这个联盟，意大利采取了中立——的确，如果共和国在这场战争中还不能获得胜利，那么它永远也不会获得胜利了。交战数月后，我们已经看清，法国不会获胜了！

但是共和国一旦败北以后，自由和民主不会因此而遭到致命的打击吗？反过来说才正确。如果德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失败，那么全世界的真正胜利者将是英国，欧洲的真正胜利者将是俄国。而法国不得不接受英俄两国强加于它的胜利条件。这些条件结果会使法德两国人民重新成为死对头，从而可以使全体俄罗斯人的独裁者成为统治全欧的仲裁者，而英国资产阶级则成为统治世界其它各地的霸主。今天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自由和民主的利益同法国军队的胜利是决不相容的。**这支军队，据说过去经常给各国人民带来自由，而如今却为国际黑帮集团——人们对俄国外交团的称呼——效劳，它的胜利不仅会成为德国的灾祸，而且会成为法国的灾祸。

如果沙皇的盟国法国打败了——同时，即便是胜利迟迟不来，这对于目前的协约国集团来说就可能是一个失败，而且还可能产

生失敗的後果——那末復仇主義思想就完蛋了。沒有一個沙皇政權再能使復仇主義思想死灰復燃，其所以不能，是因為再也不會有沙皇政權了。俄國的革命可能已經把沙皇政權消滅了。復仇主義曾經是分裂德意志帝國和法國的唯一的東西，同時也是使法國卷入世界大戰的唯一原因，法國不象英國和俄國，同德國資本主義有利害衝突。德法資本之間從來沒有產生過（即使在摩洛哥）這樣一種嚴重的和不斷增長的矛盾。人們應該了解，為一八七〇年復仇

43 是兩國民族之間的唯一障礙。即便這種復仇主義在大戰爆發前夕也差不多不再存在了。如果現在這場戰爭把復仇主義思想置於死地，那末今後還會有什麼能挑撥法德之間的關係呢？那末今後還會有什麼能阻礙法德彼此的接近呢？法國可能最終放棄阿爾薩斯—洛林，這不僅由於外部的原因，即戰爭的強制法則，而且也由於內部原因。復仇主義政客們所培植的信念，似乎整個阿爾薩斯—洛林迫切地期待着投入解放者懷抱的時刻，事實已經表明，這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因此，事情對法國來說也具有另一種意義。它無需擔心自己會辜負阿爾薩斯—洛林的期望或者會損傷它們的情感，如果它本心最終放棄這塊地方的話。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七一年曾認為武力吞併阿爾薩斯—洛林是對法國的損害並因此加以反對，它今天也將認為把阿爾薩斯—洛林交還法國是對德國的損害並竭力加以反對。

但是事情還不止於此。在軍事領域里可能有極重要的變化，幾十年來給法德兩國帶來聞所未聞犧牲的可怕的軍備競賽結束了。今後，法國軍隊組織的目的不再是收復失去的省份，即進行侵略戰爭（法國資產階級已經準備的這場戰爭也就是侵略戰爭），而僅僅是保衛國家免遭敵人侵犯，即進行防禦戰爭。軍隊使命的這種變化也必將引起法國軍事制度方面的變化。因為軍隊並非目的本身，而是實現目的的手段。一支軍隊，如果整個組織最適合於目

的，那末这支军队也就最符合目的。如果一个军队组织最符合防御目的，而同时又能把民族全部力量提高到最高效率，那末这个军队组织就是建立在普遍兵役制基础上的民主的国民军。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只有在大规模的社会政策、劳动保护政策、住宅改革、国家保健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这些事情目前在法国做得还很糟糕，其后必将是：有步骤地训练青年具备战斗能力，以基本的军事原理对他们进行指导和实际培养。这样原有的现役期限就会缩短，抽调国家的劳动力比现在要大大的减少，加在国家身上的军费开支要比在现存制度下减少。所有蕴藏在民族中的反抗力和效能将会显示出来。法国的军队改革必然会朝着这种民主的、不适于进行侵略战争、而在防御战中不可战胜的国民军的方向前进。同时，国民军将最好地保卫在战后肯定要遭受反动派剧烈进攻的法国民主宪法。请看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要求：训练人民普遍具备战斗能力，用国民军代替常备军——这里世界历史正在充实为实现经常被人耻笑为“乌托邦的”纲领要点的物质条件。伟大的法国爱国者社会党人饶勒斯，在他的最后一部书《新军队》里描绘了他所设想的法国国民军的轮廓。我们正经历着的、而使他成为第一个牺牲者的伟大革命，将清除“新军队”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其前提当然是：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一项公正的和约，这项和约不损伤这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也不否认它在列强中应有的位置。法国军队数月来在阵地战中显示出来的强大防御力量远远地超过大多数人对它的估计。正是这种防御力量再次证明，在这个所谓“衰弱的”民族中蕴藏着何等巨大的活力。竭力主张同法国缔结这样一项光荣的和约，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职责。这种和约最有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支持它的劳动群众。因为只有这样一种和约才会结束两国人民之间数百年来斗争，确保推翻数百

年来靠两国不和过活的沙皇政权。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代也许将要结束，一个較好的时代也许最終就要开始。

六、德国的过去和未来

就德国而言，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在英国加入这场对于英国资产阶级說来完全是一场預防性战争以后，对于德国來說問題已不在于：阿拉伯和美索不达米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而更多的在于：东普魯士和西里西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阿尔薩斯—洛林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整个奥地利将会发生什么变化？这场伏根于金融資本国际政策矛盾的战争，現在对于結盟的中欧來說变成了有关民族和国家生存的問題。这场战争对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三国联盟的諸国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认为这场战争使英国或俄国面临民族存亡問題的說法是可笑的。但是，要說法国的許多东西（但决不是它的民族完整性）系于这场战争，这倒是确实的。在德国却可看到，人們还没有把民族安全看成是不可侵犯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两者若要各自单独完成赋予介于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語种族之間的德意志人的历史使命，显得是太軟弱无力了。人們恍然大悟，我国民族关系还处于襁褓之中，德意志房屋尙未建成，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正意味着这项工程的开始和繼續。可是屋子还缺少屋頂，而没有屋頂的防护，任何冰雹灾害和狂风暴雨都会襲击屋里的居民。这场战争在德国引起的情緒，根源在于这种实际状况和对历史状况本能的理理解。人們感觉到，这场战争必然要完成开始了的事业。如果說半世紀之前德国問題的解决是始于把奥地利当作和平破坏者逐出德意志民族大家庭，那末目前要解决德国問題則在于双方認識到：少了对方不

行，我們是互為依靠的，我們要團結一致。於是，目前的這場戰爭，將要使一八六六年戰爭中產生的大普魯士和一八七〇年戰爭所造成的小德意志變成一個大德意志，不管它可能採取什麼樣的國法形式。一八四八年聖保羅教堂的夢想^①將成為事實。誠然，當時德國統一的問題是以一場危急的普奧戰爭結束的，這場戰爭只是根據全能的沙皇命令才得以停止。今天，德國的統一所以不再成為一個問題，正是因為普魯士和奧地利已經在反對沙皇的共同戰鬥中站在一起了。

在這裡有必要再簡略地談一談這場戰爭對於解決德國問題具有的決定性意義。隨著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沒落，已經決定了當時的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並不能使它成為聚集民族力量、保衛國土免遭敵人侵犯的強大的中央集權帝國。隨著世紀的推移，帝國的軟弱無能更加清楚地暴露出來，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越來越集中於每個單獨的國家之中。帝國瓦解的速度不斷加快，皇權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而是由諸侯之一即哈布斯堡王室來兼管。除了對德意志民族的歷史起着決定性作用的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之間的巨大矛盾之外，還加上東西部之間的矛盾，即舊帝國領土和東部殖民地區之間的矛盾。北部連同它的全部交通利益為英國和波羅的海所吸引，而南部則為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國所吸引。今天德國領土的五分之二，即幾乎一半，是在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通過向東北部和東南部、奧地利和普魯士移民獲得的。這兩個殖民國家爭奪帝國的矛盾，以及以後它們彼此之間的矛盾，基本上構成了到一八六六年為止的，如果願意，甚至可以說迄今為止的德國歷史的內容。從一四三八年到一八〇六年舊帝國衰亡，一直由哈布斯堡王室保持着帝國皇冠，但因為哈布斯堡王室無暇顧及帝國，它日益

^① 指全德國民會議，一八四八年五月十八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三十日這個會議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聖保羅堂舉行。——譯者注

成为名存实亡的摆设。反对土耳其侵略的斗争占用了它的全部精力。⁴⁷ 随着奥地利在反击土耳其人的威胁当中为全欧建树的功勋增多，随着它把这場战争日益看成是它的毕生使命和它多民族组合的国家的生存权利，哈布斯堡王室也就日益从西部，即从德意志帝国转移开了。德国诸侯的权力就是这样日益强大而趋向独立的。当哈布斯堡王室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再次试图重建皇权和一个统一的德国时，这种尝试完全归于失败。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①正式赋予诸侯对于他们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对外政策的充分的独立权。为了维护和确保他们的安全，诸侯可以同外国结盟。尽管有令严禁缔结反对皇帝和帝国的联盟，可是这项禁令却丝毫不起作用。因而德国的四分五裂、它的政治软弱无能和外国的霸权就成了它后来发展的基本规律。

然而，在旧德意志帝国的瓦解过程不断行进的同时，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基础也在形成。这些基础——这足以标志德国人民的命运——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殖民国家里扩大着，而旧帝国的领土日益成为它们单纯的掠夺对象。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基本上已经克服，在德国开始明显地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苏生。这同时是德国市民阶级的文学和哲学的繁盛时期。这种经济高涨使两个唯一真正具有活力的德意志国家得到好处。它对普鲁士比对奥地利起了更多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普鲁士有着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问题在政治上的发展自然就反映在两个殖民国家之间剧烈的敌对斗争中了。这两个国家把外国引了进来：法国、英国和瑞典。其后又来了一个新的国家：俄国。如同三十年战争时期一样，德国再度充当外国军队的战场。奥地利和普鲁士互相通过无休止的战争

^①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结束了十七世纪全欧三十年战争的、历史上总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约之一。——译者注

而日益削弱，他們对外国的依賴也就日益加深了。

如果普魯士在这些发展年头里能够打出反对奥地利和法国的較强有力的王牌，这是有其充分緣由的。維也納會議上，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企图以此使普魯士遭受严重的損害；他不把它所期望的、信奉新教和紧靠普魯士边境的薩克森移交給它，却把信奉天主教⁴⁸和地处僻远的萊茵河地区移交給它。普魯士满怀失望的心情表示同意。实际上，对普魯士來說，它不可能获得比这更好的东西了。它得到萊茵省，不仅得到了經濟特别发达、同世界大国英国保持密切联系的地区，同时也就接受了反对法国保卫德国疆界的民族任务。当奥地利由于最終放弃它在萊茵河畔原有的領地而同西部完全脫离，并且把它的政策集中在远离德国的欧洲东南部的時候，它变成了被一道精神长城与外界隔絕的欧洲中国。因此，德国爱国者的目光日益离开維也納而轉向柏林，并于一八四九年把德国皇冠奉獻給普魯士国王，但遭到了拒絕，这都是不足为奇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沒有完成的事业，半世代以后由自上而下的革命承担起来了。俾斯麦在取得强大沙皇的善意中立的保证之后，于一八六六年在柯尼希格累次进行了决战^①。德国被分成三个部分：北德意志联邦（它只是一个扩大了普魯士而已），南德意志的四个国家和奥地利；通过媾和，奥地利完全丧失了对德国其余部分的影响。一八七〇年进入了解决德国問題的第二个阶段。北德意志联邦和南德意志諸国联合成为德意志帝国。許多人把它看成是德国問題的最終解决。此外，自一八六七年建立奥匈帝国以来奥地利大大丧失了它的德意志特性。从而人們已經习惯于把奥地利看成是同任何其它国家一样的外国。然而，发展并没有停滞，这次世界大战才使我們看清一八七〇年行动的真正历史意义：它不是德国

^① 一八六六年七月三日普奧在柯尼希格累次附近的薩瓦多进行决战，普軍战胜。

——譯者注

統一問題的終結，而仅仅是德国統一問題的繼續。只有目前這場戰爭才会完成德国的統一。這場戰爭也将把一八六六年分割出去的最后三分之一的德国土地連接起来，由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产生德国。对統一中会遇到的困难作过高或过低的估計都是錯誤的。但是這場戰爭到目前為止的进程已經使我們通过下列事实而觉察到时代的区别：十七世紀以来德国在欧洲历次大战中充当好战的异族的如意的角逐場，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瑞典人、丹麦人和英国人，要是按照敌人的意志行事，还有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葡萄牙人和新西兰人、日本人和印度人、都尔加人^①和塞內加尔射手、刚果黑人和黑龙江的蒙古人、埃及人、安南人和摩洛哥人都應該加入他們的行列。在这次戰爭中，德国的領土至少到現在為止能免遭敌人的侵占。

德意志民族七百五十年的发展史当然只能在一次世界政治地震中結束。这种地震也会深沉地震撼从德意志民族分裂状态中获得最大利益、并深信由于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軟弱而拥有某种权利的那些外国統治階級的利益，首先是英国資產階級和俄国沙皇政权的利益。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中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建設得到比較順利的进展主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德意志的中欧当时在政治上是一个空白点。上述形势的变化从根本上威胁和动摇他們的世界地位。因此，英国資產階級和沙皇俄国，这两个平时的死对头，在反对德国的斗争中却联合起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当然，不应当否认，一想到强大的德意志中欧，不仅将引起这两个国家的恐惧，而且几乎会引起全世界的恐惧。人們看到一个野蛮的暴力国家在危害公共安全和威胁文明与自由的、全世界必須加以反对的軍国主义基础上产生了。如果这种論調是出于外国对

^① 都尔加人 (Turkor) 是指法国軍隊中身著土耳其式民族服装的阿尔及利亚步兵。——譯者注

德国情况天真的无知，那么我們就不去考虑它。然而真实情况并不是如此。不仅在不了解情况的人們看来普魯士是反动势力，而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为了反对普魯士德国的反动派損耗了它的优秀力量。未来的德国将是反动势力的堡垒呢还是自由的堡垒呢？这个問題不仅重要，而且一般对于判断德国人民的未来，特別对于判断德国工人阶级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为了解答这个問題，我們現在必須比較詳細深入地談談已經多次提示过的存在于民族发展和經济发展之間的、尤其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里显得特別鮮明有力的相互关系。 50

构成一个民族本质的不完全是語言、血統、风俗、历史命运等方面的共同性，而毋宁是文化共同体。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上，只有到中世紀鼎盛时期才能談得上有这样一种在原始时期和部落时期结束后产生的文化共同体。不言而喻，这种共同体只限于統治阶层内部。正如鮑威尔在他的論民族問題一书中所指出的，正是騎士文化共同体在十二三世紀中初次把德国統治阶级联結起来，正是騎士文化共同体首先把德国人联合成一个民族和克服了部落間的矛盾。这种騎士文化共同体的經济基础是地主阶级，是以一个被压迫阶级的存在作为前提的，通过对这个阶级的剝削而使有文化的阶层赢得了必要的空暇時間，所以我們把騎士詩的繁荣归功于它。这个被压迫阶级就是农民阶级，它自始就被排斥于任何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外，处在沒有历史的蒙昧状态下生活到现在。农民不过是国家的依附农民^①。但在霍亨斯陶芬时期这个农民阶层只能生存在騎士文化共同体中，因为騎士文化共同体把德国各个种族自由的和不自由的騎士阶层統一起来了，同时使他們同所有的外国民族区别开来。

^① Hintersaße, 系指德国封建社会时期馬克公社中处依附地位的农民。——譯者注

如果开初的德意志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以地主阶级，因而也是以地主和佃户之间的矛盾作为前提的话，那末在中世纪末期，在简单的和扩大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发展起来了。它的代表者是城市市民阶级，它的标志不是闲暇而是劳动，即手工业劳动。如果骑士文化共同体推动了一种统一的书面语言——中古高地德语——发展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在市民阶级文化共同体里大大加强了。于是同时统治着北德意志、中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卢森堡皇帝创造了一种与任何特殊方言有别的官话。自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以来，皇家的公文不管是来自德国何地的，都使用同一种语言。路德^①用萨克森官话翻译圣经并且接受了这种语言，当然他给这种语言打上了自己在语言方面无比天才的烙印。宗教改革大大地促进了这些致力于建立特别广泛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力量。党派的形成，教育、新闻和宣传事业的发展，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统一的民族意识。但是，这里也显示出局限性。中世纪末期市民阶级的文化共同体仅仅包括上等阶层，宫廷的官僚和宫廷贵族，各兴隆之邦的诸侯官厅里的官僚阶层、富裕的市民阶级以及新兴的城市自由职业者。被排除于这种文化共同体以外的不仅有城市无产者，而且也有农民。他们都是文盲，说着越来越不同的方言，已经彼此不能听懂。正是由于有他们的劳动，才有可能建设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可是民族生活却没有他们的份。如同在骑士和采邑地主阶级时期一样，他们只不过是市民阶级的依附农民而已。

只有资本主义所提高的生产方式才冲破封建主义的限制，跨越狭隘的村界，创造了全民的真正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德国农业在十九世纪中废除了千年来的相传由查理大帝采用的三圃轮作制，废除了农民世袭的隶属关系，因而使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摆

^①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德国宗教改革家。——译者注

脫了思想上的愚昧和沒有历史記載的蒙昧状态，并且把他們推入历史和經濟发展的洪流之中。工厂破坏了农民的旧式家庭工业，紡紗和織布，农民家庭在漫长的冬天从事的旧式副业生产以及一笔相当可观的額外收入就此落空。农民成为了被資本主义工业剥夺了任何工业活动的庄稼汉，为了购买資本主义的工业产品，他不得不出售自己的产品。机器挤进农业，彻底改变了数千年来的全部劳动过程。大型企业分出像酿酒厂、制糖厂等等的工业性旁支企业，中小企业力图通过农业組織代替大型企业的优越性。于是农业人口日益密切地卷入商品生产，日益脱离孤独状态。城乡对 52 立——中世紀封建社会的特征——消失了。机器技术越挤进农业，农业越发成为季节性行业，农业的劳动力只能得到几个月的工作。流浪的短工，即所謂“薩克森短工”的时代兴起了。农民子弟在农村不再有立足之地，便轉到城市工厂中去。可是他們在这里同資本主义的旋风从四面八方杂乱地卷在一起的各种分子不断发生关系。他們自己則被猛烈地刮得四处乱轉。随着經濟状况的起落，他們今天在哥尼斯堡做工，明天在柏林、慕尼黑、萊茵河下游地区、在瑞士、提罗尔和維也納做工。他們在薩克森娶妻，在士瓦本生子。一种完全摆脱了旧时代的地区局限性的新型人物形成了。留在乡村的农民子弟也变成了一种和他們的父亲及祖父不同的人，他們的父祖一年到头难得到附近的城鎮去两次，如果一条山岭把两个村庄隔开，那末他們連邻村的农民也不大認識。在新的經濟作物的影响下，其中首先应提到甜菜——任何一种經濟作物也不像甜菜对农业的技术改革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加之还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流动訓練班、农业学校以及巡迴展覽会等等影响，迅速地克服了自古相传的經營方式，代之以不断的試驗和革新。新型的农民必須計算，讀行情表，善于利用商人的竞争，在同外界經常打交道时必须不断預計情况的发展。农民終于彻底地摆脱了昔

日农村的孤独状态。

这种经济的和思想的变革过程对于整个公众生活发生了作用。教育事业卷入到这种变革过程。新型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行政和军事方面的需要、现代工业、新兴的农业，所有这一切都迫切要求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提出了普遍义务教育，因而实现了民族文化共同体最必需的先决条件之一。这大体上是十九世纪的事。此外，在募兵制衰落之后的同一时期里又加上了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影响，普遍义务兵役制使平原地区的男性居民摆脱了农村生活狭隘的范围，并且使他们受到军中伙伴和驻地城市生活的影响。

童年时期在学校里开始的、青年时期的兵役义务继续下去的事情，在成年时期由公共生活的民主把它完成。由于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十分发达的新闻事业连同党派之间的斗争，得以把时代的重大问题传到最后一家农户和最后一个工作场所。特别，普选权迫使各政党为在人民中间争夺每一个成员而进行顽强的斗争。党派制的巨大文化意义现在才充分显示出来。在争取选民选票的斗争中双方都拿精神文明中的一些东西去影响每一个选民。虽然所有这些人在财产和经济利益的矛盾上、在职业和政治见解上非常不同，但是他们却被一种文化共同体的纽带缠在一起了，因为所有这些人——各党派的争夺对象——都受到共同文化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工人运动中所蕴藏的强大民族化力量。现代工人运动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切历史运动中最重要运动，它缩短了无产阶级的劳动时间，提高了他们的工资，使他们不致陷于贫困，使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也找到了通向无产阶级的道路。由于现代工人运动公开宣布阶级斗争和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鼓动，于是它自己便把资产阶级动员起来进行防御。资产阶级分子和容克地主现在不得不参加政治斗争和参加集会，他们企图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组织起来，为维护自己的

利益而领导他們进行反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正是由于党派间的这种斗争，不管这种斗争如何被冲淡，洪流中的一小滴还是会沾到每一个人身上去，并发挥它的特殊作用，使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参加由于共同的文化影响而组成的文化共同体。

这些见解本身绝不是不可能的，它们并不是在由于我们面临的世界大战而产生的世界历史形势中才有的新“发现”，这些见解同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它的观点都是相符合的。这一点不仅见于已经谈到过的奥托·鲍威尔所著《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一书，趁此机会我想强调指出这一点，我本人在国会所作的一次演说⁵⁴中——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的大辩论时——说过：

“正是被各民族主义政党所诅咒的阶级斗争，使各族人民成为有觉悟的、团结的、具有统一的文化共同体的民族。犹如资本主义的传播使没有历史记载的各个民族：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小俄罗斯人意识到他们的民族存在，同样，社会主义的传播和阶级斗争给这些觉醒了民族内部逐渐带来民族繁荣和民族文化共同体。不言而喻，只有当阶级斗争达到了目的，只有阶级统治消灭了的时候，这种文化共同体才能完全实现。只有那时候，一个民族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事情并不是好像社会民主党想制造出一堆各民族的大杂烩。我们知道，而且历史的发展正在证明，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独特的天赋和长处。我们的目的是充分发扬这些特性、天赋和长处……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反对阶级斗争或者反对普选法这个培养群众成为文化共同体的极好手段的人，就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名符其实的反民族主义者。”

这些话已经含有这个意思：资本主义固然提供了真正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础——这正是它远胜于过去一切建立在阶级矛盾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之处——但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成适意的房屋。资本主义剥削阻碍了工人阶级完全参加到民族文化中去，但

同时由于它大大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力，实现了社会的社会主义化必备的最重要前提，从而为拥有一切精神文化最不可缺少的条件——空闲时间和直接生活需要的可靠的满足——的这一代人开辟了道路。

由此可見：民族的发展是以社会的发展为前提。社会民主党絕不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絆脚石更不是敌人，而是它的最出色的促进者。世界大战是对这种理論实例的实际考驗，在这次大战中，全体德国人为了維護遭受威胁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完全团結一致。德国人民在这场大战中越证实自己是民族民主派，它就越有希望
55 胜利地度过这场大战。因为只有民主派——为了现在就获得我們在探討民族和經濟发展的相互关系方面的結論——才能履行民族发展和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事业。国民教育、普遍义务兵役制和普选法，这些伟大的民主制度都是为达到上述目的所不可缺少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只是随着未来德国作为民主堡垒的发展，它才会相应地成为富有生命力的組織。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內部趋向民主的发展是一种不以政治家的善意或恶意为轉移的强制性規律；确实，基本說来，社会不安和动蕩的根源在于統治階級和他們的代言人至今还对这种伟大的强制的資本主义发展規律进行抗拒。在将来的大德意志，这种民主的发展傾向将要以雷霆万鈞之势取得进展，这不仅因为它向資本主义提供更加有利的扩张区域，而且特別因为这场大战将最終解决德国問題，此后将有一陣完全不同的风吹过欧洲。

究竟是什么一向給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国的民主发展造成了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呢？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像德意志帝国那样，在經濟上有了如此飞快的发展。頃刻之間，許多农业小国組成的大杂燴一跃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工业国，这个国家的資本財富，从絕對数來說，至少也同英国和法国的資本財富相等。德国急剧增加

的人口社会构成起了根本的变化。在日益变富的资产阶级身旁出现了无产阶级，没有一个外国工人阶级在组织才能和智力的活动方面能够超过它，甚至难以赶上它。因此国内政治发展的缺点越发产生严重的后果。为小手工业者和占有土地的小市民的普鲁士而颁发的、俾斯麦一度称之为一切选举制度中最无意义的普鲁士选举法，如同以后曾任普鲁士财政部长的米凯尔称之为短命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帝国宪法一样，很少有变化。终于把事情直接引进了死胡同；一方用群众罢工进行威胁，另一方用小口径步枪进行威胁。现在这场战争用下列口号向我们指出了摆脱这条死胡同的出路：既不要群众性罢工，也不要小口径步枪。如今这个发展时期已经过去，而且这个时期正是因为大战而结束的，所以我们能够对它作出最后判断。如果我们现在重复一下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一向阻碍着普鲁士和帝国的民主发展呢？我们得到的答复是：那是战争的危險。自从德法战争结束以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处于备战状态。一八七一年締結的法兰克福和約^①并不是什么和約，而是一种休战条約。軍备竞赛清楚地表明人們只是为下一場战争进行着准备。随着德国的敌人数目的增加，战争的危險在德国也在增加，不言而喻，德国的整个内部发展也处在这种战争危險的巨大压力之下。技术、科学、发明、财政、劳动政策等等，这一切都以未来的战争为方向。对德意志帝国来说，内部困难甚至还增加了一倍。我们进入工业国的巨大速度，远远地超过统治阶级对社会状况的理解力增长的速度。在政府和各党派真正弄清楚出了什么问题之前，我国人民已经改組成嶄新的政治和社会集团并且由此而产生政府和各政党任务与观点的彻底的变化。目前的結論是：締造德国的虽然是个天才的政治家，但却是个旧派的政治

^① 指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簽訂的正式和約，它是对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凡尔賽簽訂的所謂預备和約的一种肯定。——譯者注

家^①。馬克思在他的关于克里米亞战争的一些文章里曾經論述过俄国外交的特征是：虽然在揭露欧洲君王、大臣和朝廷的弱点的时候，这是特別敏銳和富有成效的，但是在人民群众的历史运动方面，它却才穷智竭。这种特征在許多方面对于俾斯麥也是适用的。他从来沒了解現代的工人运动。他实行反对社会党人的非常法使全体德国人民較之党遭受了深沉得多的損失。这个法令把工人阶

57 級推向同国家势不两立的地步，这和今天俄国工人階級同沙皇政权处于完全敌对状态相似。但是这样一种敌对状态在任何地方通常都不能认为是党对国家的关系。只要想像一下就够了，假使几百万社会民主主义的德国工人还处于非常法之下，那么，这对于这场战争将意味着什么！

这种紧迫的战争危险还产生了其它的后果。它大大加强了几世紀来在普魯士主要以作軍官为专门职业的那个社会階級——容克地主階級的势力。普魯士容克地主階級正是由于具有农村地主和城市軍官的双重社会地位，所以才能够保住在国家中占据特別有势力的地位，并賦予整个国家行政以自己的特征。因此，許多維護大土地私有制的措施連資產階級方面例如塞林格教授也要为它辯解，理由是維護大土地私有制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向我們提供普魯士軍队需要的軍官。显然，国际局势越紧张，战争危险越加剧，拥护这种观点的人就会越多。

如果大战的結局会消除这种战争危险，那么我們就会看到，这将势必大大地減輕德国的和德国内部发展的重担；政治气氛将会从数十年来最沉重的压力下解放出来；一向同德国公共生活的民主化处于对立地位的那些主要因素将会消除，資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傾向将会更加清楚地显露出来。誰要設想紧迫的战争危险实际

^① 指俾斯麥。——譯者注

上正是延緩中欧——不但在法国，而且在德国——民主发展的主要（不是绝对的）因素，誰就看看英国。英国所以同时是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和外表上最民主的国家，应当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一千年来几乎没有遭受过任何敌人侵略的危险。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得最早并且没有遭受其它影响的阻碍而能够以古典正常方式发展，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当然，人们不应忘记，英国的自由是以奴役全世界为前提的。但是英国从实际上证明了我們刚才在理論上所認識的东西：向资本主义发展就是向民主发展，当然只能是向政治的民主方向发展，而不是 58 向社会的民主方向发展。

可見，一項并非像法兰克福和約那样而意味着休战的和約，对于中欧的自由发展会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一种和約无疑只能通过德国的胜利才能得到。由前文已知，三国協約的胜利意味着：社会民主党的毁灭和资本主义“永久化”；德国的瓜分，德法重新处于敌对状态，以及在此基础上重新得到加强的沙皇政权在欧洲的霸权；无止境的軍备竞赛和对各国人民内部发展带来反动后果的又一次战争危险。可是三国協約的失败却首先意味着与此相反的结果：社会民主党甚至在盎格魯薩克森地区也得到蓬勃的发展，从而使工人阶级得到普遍的发展；德国問題最終解决，从而使奥匈帝国的經濟高涨，法德和解，根据国民普遍武装实行軍事改革，中欧的自由发展，沙皇政权的傾复；等等。

事实上，除了德国失败以外，也許不可能再有更可靠的手段使英国资产阶级所谓的德国“軍国主义”永久化了。也許應該順便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所理解的和反对的軍国主义同英国統治阶级現在所指的軍国主义，正好比天上的熊^①同地上的熊一样是风馬

① 指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譯者注

牛不相及的。在英国，人們把軍国主义理解为普遍义务兵役制这种“奴役制度”，也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五十多年以前所說的普魯士的几乎唯一的民主制度。就兵役制的普遍性这一点而言，大家知道迄今为止的制度还根本不够滿足社会民主党的願望。倍倍尔同志在概括国会在一八七四年到一八七六年立法期的活动时列举出国民軍制度胜过常备軍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是：“国民軍使普遍义务兵役制成为现实，而不像在我們的軍事制度下普遍义务兵役制只是一种空談。我們这里有許多适于服兵役的男子却无法征募起来，因为这样做会加重負担和費用。”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民主党历来支持完全实现普遍义务兵役制。因为它把这样一种軍事

69 制度看成是和平的可靠保证。一个拥有雇佣軍队的政府决定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大得多。事实上沒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进行过如此多的战争，因为英国拥有一支雇佣軍队而且它也簡直不懂得和平。普遍义务兵役制本身，即在英国所謂的軍国主义，对邻国与其說是威胁，不如說是保护。因为一支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軍队根本不会让人引去进行冒失的进攻，或者出于独裁者的心意进行侵略战争。所以只有在粉碎募兵制和君主的专制統治的时候才能实行义务兵役制。凡是熟悉普魯士普遍义务兵役制历史的人都知道，普及义务兵役制在一八一三年只是通过竭力反抗和由于在战争时期才被統治势力，特别是国王所接受，并且在新战争危险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才得以实施。一个时期以后，柏林的市民阶级就請願要求废除这一制度。普魯士軍官中只有那些有远見的人表示同意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軍队代替雇佣軍队。民主的馬脚暴露得太清楚了。德国所以在我們目前經歷着的这场战争中尚未垮台，应该归功于那种“几乎唯一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給予了德国一支虽然在組織上不是、但在成員上却是道道地地的国民軍。进行不可避免的軍事改革可能会在大不列顛引起英国海上霸权的

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或许英国的工人领袖也会认识到伟大的普鲁士改革家海爾曼·馮·卜亨的一句名言：“保卫祖国或是普遍的神圣义务，或是反对穷人的暴力行为。”

未来德国的自由发展，由于它甚至符合德国金融资本的直接利益，更不会是一种空洞的虔诚的愿望或者是一种纯属虚无缥缈的希望了。德国政府现在可能已经从世界大战中获得新的认识，其中首先认识到今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忽视外国舆论。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多么善于利用他们的国家在全世界享有的声誉啊。为什么外国对那两个国家尽说好话，而单对德国的就尽说坏话呢？⁶⁰ 因为外国有这样的信念：那两个国家是“自由的”国家，而德国却和俄国列在一起，这也并非无因。虽然有許多坏话是花现钱在报纸上刊登的宣传广告，可是其余的东西就必需由德国政府痛苦地承担下来。德国在全世界的极端恶劣的反动名声，对德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是有妨碍的。而且德国资本越侵入外国，这种名声就越加妨碍德国资本主义的利益。关于这方面我要引述一下这方面的卓越的专家，国际政治家罗尔巴赫的意见。他在土耳其革命时期致《援助》^①的一封信里写过：

“厌恶德国的情绪在所谓土耳其青年党的大部分人中间传播得更加广泛。德国在他们眼里正如它在德国国境以外的全世界人们的眼里一样，是一个非常反动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内部，按照政治和社会状况来说，譬如同俄国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在政治性谈话中，有修养的土耳其人曾经要求我谈谈普鲁士选举法——当然这是出于一种误解，即把普鲁士的选举法看成是帝国的选举法。英国和法国的报刊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全世界故意散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俄国而外，德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真正的避难所，

^① 《Hilfe》系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周报。——译者注

德国政策出于内部需要一定会支持老苏丹^①的反动制度。我們根本没有充分料到，这种人为地和蓄意地在各国人民中間散布的关于我們是落后的和敌視自由的国家的厌恶情緒，长久以来就成了阻碍我国民族利益胜利突进的多么巨大的因素。”

大約六年以前所写的这段話在这次战争中已經得到可怕的、即使不是出人意外的验证。誰都明白，这方面不仅需要在外国报纸上刊登文章，或者运用类似的办法去影响国外輿論，而且在德国国内也必須运用这种手段进行工作。光呶起嘴来根本无济于事，必須大肆宣传一番。提高德国内部状况在国外的声誉是資本主义的直接利益所在。路德維希·馮·格拉赫曾經对他的普魯士容克同胞叫出这样一句不滿的話：“你們把背朝着国家，而面向着
81 家乡的粪堆。”他用这句话同时也說明了当时的容克地主对世界上的关于普魯士内部状况的想法是多么漠不关心。在今天的帝国主义时代里，这样一种立場对于德国統治階級來說是不可能的。他們的最高物质利益在于德国今后不再被全世界詛咒成“落后的和敌視自由的”国家。德国工人階級的力量和才智就在于竭力利用世界經濟状态中这一有利的时机。

但是一个自由的德国可能会克服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統治階級目前不断遇到的重重困难。波兰問題和帝国内部的丹麦人問題，以及奥匈帝国内部众多的民族問題，現在已經变成同战前时期不同的另一种問題。当然，关于奥匈帝国内部的斯拉夫民族关系問題，我們應該明白，这方面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哩。資本主义战后在奥匈帝国内越是巩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一向遭受压迫和沒有历史記載的各民族的觉醒中的民族意識所起的刺激作用也越加强烈。这样的民族問題在两个多瑙河君主国^②里还有的是，

① 指土耳其皇帝。——譯者注

② 指奥匈帝国。——譯者注

因此情况就特别复杂化。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只有通过自由才能克服这些困难，也就是說只有通过促进东南部觉醒中的并且在走向文明的各民族的繁荣才能克服，而不是去阻撓他們的繁荣。奥地利各民族在对俄战争中的团结一致，毫无疑问已经使将来的这项任务大大变得容易了。此外，弱小的民族直接依赖于存在一个强大国家，因为这个国家能够保证他們的民族安全和经济发展免遭俄国的威胁。这样一个国家只能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結成的紧密联盟。这个国家，只有当它自由行使政权的时候，才能完成它的这项任务。

如果这个国家在这里证明自己是民族自由和政治进步的代表者，那么德国的名声在国外遭到蔑视終将成为过去。正如國會議員弗兰茨·馮·李斯特教授不久前所概述的，世界大战的一个结果是：以德国为中心結成联盟的中欧很可能扩展成为一个**中欧国家同盟**。李斯特把中欧国家同盟看成是保护中欧各国的**經濟和国家安全**、免遭英国、俄国和美国等列强侵犯的唯一手段。除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它还将包括荷兰、三个斯堪的納維亞国家、瑞士和意大利、巴尔干半島連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如果可能，也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所有这些国家的殖民地。这样一个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之上的同盟是允許同盟各国有完全独立和主权的。它也保证同盟各国維持現有状态和共同抵御任何侵略。除了实行一定的**經濟生活的統一**以外，可能还要实行**度量衡制度和通貨的統一化**。同盟各国之間的爭端可以由一个联合的常設仲裁法庭来解决。同盟各国将比海牙會議参加各国容易得多地就仲裁法庭的成員达成一致的協議。由一个常設的或者同盟各国代表定期举行的會議来商討同盟的共同事务。由共同行政的各部門专家組成的联合小組輔助同盟各国的代表。在这方面国际的行政管理部門所設各局以及泛美各国为了同样目的而設立的机构可供作宝贵的

借鉴。

仅仅重复一下著名的刑法学家的这些言論就足以認識，战争已經使我們接近一些多么巨大的問題，这些問題在一年前还是些貧泛的空想。战争在这里证明自己是世界历史的火車头。这样一个中欧国家同盟，無論就民主、世界和平、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來說，都是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不錯！甚至就社会主义的意义來說也是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从这场大規模战争造成的血的波濤里看到升起普遍和睦的阿富罗底神^①，这会是多么可笑；无視这场战争必然带来的巨大进步，也会是多么可笑。通过这场战争，进步最大的民族正是遭受战争威胁最大、过去一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者的那个民族，德意志民族。七百五十年之久德国的四分五裂，德国的軟弱无能和德国奴隶性的历史将随着这场战争而結束。沙皇政权在欧洲的統治地位正在垮台，没有什么再能阻碍同法国的和解，英国资产阶级的暴力統治将遭到不可避免的打击，德国民主派的潜在力量由于不久将消灭战争危险而获得解放。世界政治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资本主义将以雷霆万鈞之势猛扑迄今把它排除于外的世界各个地区，并且把这些地区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但是，资本主义同样也将扩大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和加强它的力量，并且更快地实现自身被一个更高形式的社会制度代替的条件。战争在千百万人的头脑里重新激起的正是这样的認識：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的最后阶段。政府本身曾經不得不深入地干預經濟生活，即通过規定最高价格，要求国家行政管理机关調节生产与消費、統計庫存貨物和强制出售等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力量的自由活动。所有这一切，除了承认正当需要为着整体利益而反对广大敌人的时候，资本主义

^① 希腊神話里的爱神。——譯者注

是同整体利益不相容的，还可能是什么呢？現在人們想用一种經濟生活的組織，而且是一种有利于整体利益的組織急速地代替資本主义的无政府状况，这种組織除了在原則上叫做社会主义之外，还能叫什么呢？不仅如此。用什么办法来抵偿战后为确保战争受害者、殘废者、病人，确保寡妇孤儿的生活而支付的巨額費用呢？按現在估計这笔費用每年高达八亿馬克^①。在这方面捐稅已經无能为力。战争的結果必然会要求实行大型生产資料（例如电力和煤炭工业）的国有化。战争将大大地推动社会的社会主义化。因此社会主义在它早已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进步之后，不再是一种科学的理論，而变成直接实践的一种需要。

我們需要談一談，这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地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被这场战争打得粉碎的国际，正如基本上是被德法战争⁶⁴破坏的旧国际^②，将会重新建立起来。因为没有这个国际就不会有現代的工人运动，正如局限于民族范围之内的資本主义是不会有的。国际将会重新建立起来，世界大战的教訓它也不会白白地放过。但是社会民主党将会比以往更加强大地屹立在民族范围之内。它不会再遭受民族不可信賴的指責。随着資本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它将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无产階級和被压迫者的队伍将越加扩大，社会民主党将越加成为享有普遍信任的党。在各政党中間，公共生活的民主化将最有利于社会民主党。

这样一个党难道会对未来表示絕望嗎？

沒有一个党能够以比它更大的胜利信心走向未来。

①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初的估計，其間数字有了巨大的增加。——原书出版者注

② 指第一国际。——譯者注